你好百花山

琴声飘忽不定

捧在手中的雪花微微震颤

当阵阵迷雾退去

显出旋律般起伏的山峦

我收集过四季的遗产

山谷里没有人烟

采摘下的野花继续生长

开放那是死亡的时间

沿着原始森林的小路

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

一只红褐色的苍鹰

用鸟语翻译这山中恐怖的谣传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花山

你好孩子

回音来自遥远的瀑涧

那是风中之风

使万物应和骚动不安

我喃喃低语

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

五色花

在深渊的边缘上

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

那风啊吹动草叶的喧响

太阳在远方白白地燃烧

你在水洼旁投进自己的影子

微波荡荡沉淀了昨日的时光

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

我只有个简单的希望：

保持着初放时的安祥

我走向雨雾中

乌云是起飞又落下的时辰

鸟儿四散

蓝色的斜线

抽打着幽暗的树林

仿佛在抽打一千支手杖

抽打一千颗老人的心

心呵何处是家

何处是你的屋顶？

草叶在啜泣中沉醉

雏菊模仿着苏醒

风对雨说：

你本是水要归于水

于是雨收敛最初的锋芒

汇成溪流注入河中

冰上无声的闪电

使沉沉的两岸隆隆退去

又骤然合拢

真的

浓雾涂白了每一颗树干

马棚披散的长发中

野蜂飞舞绿色的洪水

只是那被堤岸阻隔的黎明

在这个早晨

我忘记了我们的年龄

冰在龟裂石子

在水面留下了我们的指纹

真的这就是春天呵

狂跳的心搅乱水中的浮云

春天是没有国籍的

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和人类言归于好吧

我的歌声

微笑·雪花·星星

一切都在飞快地旋转

只有你静静地微笑

从微笑的红玫瑰上

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

蓝幽幽的雪花呀

他们在喳喳地诉说什么？

回答我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

冷酷的希望

风牵动棕黄的影子

带走了松林的絮语

吝啬的夜

给乞丐洒下星星的银币

寂静也衰老了

不再禁止孩子们的梦呓

永不重复的夜

永不重复的梦境

淹没在悄悄褪色的晨雾中

两双孩子的大眼睛

躲在阴暗的屋檐下

小天窗已经失明

再不能采集带霜花的星星

牵牛花已经暗哑

再不能讲述月光下的童话

告别了

童年的伙伴和彩色的梦

大地在飞奔……

让后退的地平线

在呼啸中崩溃吧

世界真大呀

在早霞粉红色的广告上

闪动着一颗绿色的星

手牵着手

我们走向前去

把自己的剪影献给天空

在小小的手掌上

吹出一颗轻盈的柳絮

让它去揭开雾海的秘密

让它去驾驭粗野的风

是什么在喧闹

仿佛来自天上

喂太阳——万花筒

旋转起来吧

告诉我们无数个未知的梦

乌云奏起沉重的哀乐

排好了送葬的行列

太阳向深渊坠落

牛顿死了

天空低矮的屋檐下

织起了浅灰色的篱笆

泡沫的小蘑菇

栽满路上的坑洼

雨一滴一滴

滑过忧伤的脸颊

一只被打碎的花瓶

嵌满褐色的泥沙

脆弱的芦苇在呼吁

我们怎么来制止

这场疯狂的大屠杀

也许

我们就这样

失去了阳光和土地

也失去了我们自己

希望

这大地的遗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清冷

霜花随雾飘去了

夜

湛蓝的网

星光的网结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使我相信了死亡

紫黑色的波涛凝固了

在山涧

在摇荡的小桥下

乌鸦在盘旋

没有一点声响

鸽子匆匆飞去了

飘下一根洁白的羽毛

孩子呵

从母亲的血液里

你继承了什么

泪水是咸的

呵那是生活的海洋

愿每个活着的人

真真实实地笑

痛痛快快地哭吧

终于

雷声也暗哑了

黑暗

遮去了肮脏和罪恶

也遮住了纯洁的眼睛

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用谦卑的飞爆声

描绘另一个星球的见闻

随着一缕青烟的叹息

它摘下淡蓝的光轮

空中升起金色的汽球

我们牵住了无形的线绳

你飘吧

飘过这黑色的海洋

飘向晴朗的天空

报时的钟声

这庄重的序曲

究竟意味着什么

希望

这大地的馈赠

显得如此沉重

寂静

寒冷

候鸟之歌

我们是一群候鸟

飞进了冬天的牢宠；

在绿色的拂晓

去天涯远征

让脱落的羽毛

落在姑娘们的头顶；

让结实的翅膀

托着那太阳上升

我们放牧着乌云

抖动的鬓毛穿过彩虹；

我们放牧着风

飞行的口袋装满歌声

是我们的叫喊

冰山吓得老泪纵横；

是我们的嘲笑

玫瑰羞得满面绯红

北方呵故乡

请收下我们的梦：

从每条冰缝长出大树

结满欢乐的铃铛和钟……

日子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 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 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问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太阳城札记

生命

太阳也上升了

爱情

恬静雁群飞过

荒芜的处女地

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

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

自由

飘

撕碎的纸屑

孩子

容纳整个海洋的图画

叠成了一只白鹤

姑娘

颤动的虹

采集飞鸟的花翎

青春

红波浪

浸透孤独的桨

艺术

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呈现在打碎的镜子上

人民

月亮被撕成闪光的麦粒

播在诚实的天空和土地

劳动

手围拢地球

命运

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杆

栏杆随意敲打着夜晚

信仰

羊群溢出绿色的洼地

牧童吹起单调的短笛

和平

在帝王死去的地方

那支老枪抽枝、发芽

成了残废者的拐杖

祖国

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路口

风停了

风默默地站在路口

雾中浮起的栅栏

打开夜晚的小门：

黑暗在用灯盏敬酒

眼睛上的窗格子

筛出了迷雾的白昼

学会离别吧

象学会以往的一切

象学会欢乐与哀愁

背过身去吧

让胧弱的灯光落在肩头

也许你想轻松地笑笑

而网住发辫的霜花

和夜露一起缓缓地流

回忆

烛光

在每一张脸上摇曳

没有留下痕迹

影子的浪花

轻击着雪白的墙壁

挂在墙上的琴

暗中响起

仿佛映在水中的桅灯

窃窃私语

陌生的海滩

风帆垂落

桅杆这冬天的树木

带来了意外的春光

冬天的废墟

缅怀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在生锈的栏杆上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正午的庄严中

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角落

盐粒凝结昔日的寒冷

和一闪一闪的回忆之光

远方

白茫茫

水平线

这浮动的甲板

撒下多少安眠的网？

头巾

那只红色的鸟

在日本海上飞翔

火焰的反光

把和你分离的影子

投向不属于任何人的天幕上

没有风暴就够了

然而也没有固定的风向

也许是为了回答召唤

翅膀发出弓的鸣响

落潮

层层叠叠

在金色的地毯上

吐下泛着泡沫的夜晚

松散的缆绳折断的桨

渔民们弯着光裸的脊背

修建着风暴中倒塌的庙堂

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

一只海鸥迎面扑来

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

一束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海湾是帆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你是喷泉是风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画框是窗口

是开满野花的田园

你是呼吸是床头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日历是罗盘

是暗中滑行的光线

你是履历是书签

是写在最后的序言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纱幕是雾

是映入梦中的灯盏

你是口笛是无言之歌

是石雕低垂的眼帘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鸿沟是池沼

是正在下陷的深渊

你是栅栏是墙垣

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

在我透明的忧伤中

在我透明的忧伤中

充满着你仿佛绿色的夜雾

缠绕着一颗孤零零的小树

而你把雾撕碎一片一片

在冰冷的手指间轻轻吸吮着

如同吸吮结成薄衣的牛乳

于是你吹出一颗金色的月亮

冉冉升起照亮了道路

是的昨天

用手臂遮住了半边脸

也遮住了树林的慌乱

你慢慢地闭上眼睛：

是的昨天……

用浆果涂抹着晚霞

也涂抹着自己的羞惭

你点点头嫣然一笑：

是的昨天……

在黑暗中划亮火柴

举在我们的心之间

你咬着苍白的嘴唇：

是的昨天……

纸叠的小船放进溪流

装载着最初的誓言

你坚决地转过身去：

是的昨天……

岛

你在雾海中航行

没有帆

你在月夜下漂泊

没有锚

路从这里消失

夜从这里消失

没有标志

没有清晰的界限

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

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

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

孩子们走向沙滩

月光下远处的鲸鱼

正升起高高的喷泉

鸥群醒了

翅膀接连着翅膀

叫声那么凄厉

震颤着每片合欢树叶

和孩子们的心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

难道唤醒的只是痛苦

地平线倾斜了

摇晃着翻转过来

一只海鸥坠落而下

热血烫卷了硕大的蒲叶

那无所不在的夜色

遮掩了枪声

--这是禁地

这是自由的结局

沙地上插着一支羽毛的笔

带着微湿的气息

它属于颤抖的船舷和季节风

属于岸属于雨的斜线

昨天或明天的太阳

如今却在这里

写下死亡所公证的秘密

每个浪头上

浮着一根闪光的羽毛

孩子们堆起小小的沙丘

海水围拢过来

象花园冷清地摇动

月光的挽联铺向天边

啊棕榈

是你的沉默

举起叛逆的剑

又一次

风托起头发

象托起旗帜迎风招展

最后的疆界

永远在孩子们的心里

夜迎风而立

为浩劫

为潜伏的凶手

铺下柔软的地毯

摆好一排排贝壳的杯盏

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

有了天空就够了

听吧琴

在召唤失去的声音

见证

我们那陌生的目光

在十字路口相逢

象两杯苦酒碰在了一起

却没有声音

我们头上

那颗打成死结的星星呀

犹如苦难和欢乐之间

一滴抹不干的泪痕

于是我们听见了彼此

目光的声音

被理性肯定的梦境

是实在的正如

被死亡肯定的爱情

如果你不信

它只是正在塌陷的雪人

星星是见证

岸

陪伴着现在和以往

岸举着一根高高的芦苇

四下眺望

是你

守护着每一个波浪

守护着迷人的泡沫和星星

当呜咽的月亮

吹起古老的船歌

多么忧伤

我是岸

我是渔港

我伸展着手臂

等待穷孩子的小船

载回一盏盏灯光

黄昏：丁家滩赠M和B

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

黄昏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指头去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嘴唇就是嘴唇

即使没有一个字

呼吸也会在山谷里

找到共同的回声

黄昏就是黄昏

即使有重重阴影

阳光也会同时落入

他们每个人心中

夜已来临

夜面对四只眼睛

这是一小片晴空

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雨夜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象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缀饰在你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着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沾湿了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睡吧山谷

睡吧山谷

快用蓝色的云雾蒙住天空

蒙住野百合苍白的眼睛

睡吧山谷

快用雨的脚步去追逐风

追逐布谷鸟不安的啼鸣

睡吧山谷

我们躲在这里

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

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

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

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

旋转的树林

甩下无数颗坚硬的松果

护卫着两行脚印

我们的童年和季节一起

走过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花粉沾满了荆丛

呵多么寂静

抛出去的石子没有回声

也许你在探求什么

--从心到心

一道彩虹正悄然升起

从眼睛到眼睛

睡吧山谷

睡吧风

山谷睡在兰色的云雾里

风睡在我们手掌中

船票

他没有船票

又怎能登上甲板

铁锚的链条哗哗作响

也惊动这里的夜晚

海呵海

退潮中上升的岛屿

和心一样孤单

没有灌木丛柔和的影子

没有炊烟

划出闪电的船桅

又被闪电击成了碎片

无数次风暴

在坚硬的鱼鳞和贝壳上

在水母小小的伞上

留下了静止的图案

一个古老的故事

在浪花与浪花之间相传

他没有船票

海呵海

密集在礁石上的苔藓

向赤裸的午夜蔓延

顺着鸥群暗中发光的羽毛

依附在月亮表面

潮水沉寂了

海螺和美人鱼开始歌唱

他没有船票

岁月并没有中断

沉船正生火待发

重新点燃了红珊瑚的火焰

当浪峰耸起

死者的眼睛闪烁不定

从海洋深处浮现

他没有船票

是啊令人晕眩

那片晾在沙滩上的阳光

多么令人晕眩

他没有船票

无题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即使只有最后一棵白杨树

象没有铭刻的墓碑

在路的尽头耸立

落叶也会说话

在翻滚中褪色、变白

慢慢地冻结起来

托起我们深深的足迹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

桔子熟了

桔子熟了

装满阳光的桔子熟了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带着沉甸甸的爱

桔子熟了

表皮喷着细细的水雾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忧伤化为欢乐的源泉

桔子熟了

苦丝网住了每瓣果实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找到自己那破碎的梦

桔子熟了

装满阳光的桔子熟了

红帆船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星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习惯

我习惯了你在黑暗中为我点烟

火光摇晃你总是悄悄地问

猜猜看我烫伤了什么

我习惯了你坐在船头低吟

木桨淌着水击碎雾中的阳光

你拖着疲乏而任性的步子

不肯在长椅上重温我们的旧梦

和我一起奔跑你的头发甩来甩去

隔着肩头满不在乎地笑笑

我习惯了你在山谷中大声呼喊

然后倾听两个名字追逐时的回响

抱起书你总要提出各种问题

一边撇着嘴一边把答案写满小手

在冬天在蓝幽幽的路灯下

你的呵气象围巾绕在我的脖子上

是的我习惯了

你敲击的火石灼烫着

我习惯了的黑暗

无题

在你呼喊的旋律中

我请求：夜

把往事收进瓷瓶

于是花瓣合拢

一片枯叶

落在打开的书上

尘埃缓缓腾起

我悄悄离去

带走了那本书

其中有你的一页

你的诅咒

你的爱

都已成为镜中的火焰

消失在另一个

更孤寂的世界里

一串钥匙

在寂静的小巷歌唱

别回过头去

别看沉入夜雾的窗户

窗帘后面梦

在波浪般的头发中

喧响

你说

我用暗号敲门

你说：请进吧春天

我迟缓地摘下帽子

鬓角沾满了霜雪

当我把你抱起

你说：别慌傻瓜

一只惊恐的小鹿

正在你的瞳孔中奔跑

过生日那天

你说：不别送礼物

而我的仙后星座

早在你头顶上闪烁

在十字路口

你说：别分开永远

一道道雪亮的车灯

从我们中间穿过

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

小草柔软的手臂托起太阳

不同肤色的人走向你

汇成光芒你象钟一样敲响

震落了山顶的积雪

皱纹深动颤抖的恐惧和忧伤

心灵不再躲到幕布后面

书打开窗户让群鸟自由地飞翔

老树不再打鼾不再用枯藤

缠住孩子那灵活的小腿

少女们从沐浴中归来

拖曳着星星和辽阔的月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声音、爱情和愿望

兀立在恶梦中的冰山

在早晨消融从残留的夜色中

人们领走了各自的影子

让沉重的记忆在脚下

在行走中渐渐消失

手臂和手臂相连的地平线上

每个故事有了新的开始

那就开始吧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港口的梦

当月光层层涌入港口

这夜色仿佛透明

一级级磨损的石阶

通向天空

通向我的梦境

我回到了故乡

给母亲带回珊瑚和盐

珊瑚长成林木

盐融化了冰层

姑娘们的睫毛

抖落下成熟的麦粒

峭壁衰老的额头

吹过湿润的风

我的情歌

到每扇窗户里去做客

酒的泡沫溢到街上

变成一盏盏路灯

我走向霞光照临的天际

转过身来

深深地鞠了一躬

浪花洗刷着甲板和天空

星星在罗盘上

找寻自己白昼的方位

是的我不是水手

生来就不是水手

但我把心挂在船舷

象锚一样

和伙伴们出航

迷途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和弦

树林和我

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吟唱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

海很遥远

界限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象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掠过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枫树和七颗星星

世界小得象一条街的布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古寺

消失的钟声

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

扩散成一圈圈年轮

没有记忆石头

空蒙的山谷里传播回声的

石头没有记忆

当小路绕开这里的时候

龙和怪鸟也飞走了

从房檐上带走喑哑的铃铛

荒草一年一度

生长那么漠然

不在乎它们屈从的主人

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

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

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

才能辨认也许

会随着一道生者的目光

乌龟在泥土中复活

驮着沉重的秘密爬出门槛

十年之间

在被遗忘的土地上

岁月和马轭上的铃铛纠缠

彻夜作响路也在摇晃

重负下的喘息改编成歌曲

被人们到处传唱

女人的项链在咒语声中

应验似的升入空中

荧光表盘淫荡地随意敲响

时间诚实得象一道生铁栅栏

除了被枯枝修剪过的风

谁也不能穿越或来往

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

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

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

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

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

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

夜：主题与变奏

在这里道路汇合

一条条平行的光束

是冗长而猝然中断的对话

弥漫着司机辛辣的烟味

粗野而含混的叫骂

栅栏代替了排队的人们

从门板的缝隙中流散的灯光

和烟头一起被抛在路旁

任凭脚践踏

广告牌依着老人遗忘的手杖

似乎想走动起来

石头的睡莲凋谢了

喷水池里楼房正缓缓地倒塌

上升的月亮突然敲响

钟声一下一下

唤醒了宫墙里老的时间

日晷在旋转校对误差

等候盛大的早朝仪式

锦衣飘带在风中簌簌站起

拂去石阶上的尘埃

流浪汉的影子从墙上滑过

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为他生辉

也使他彻夜不眠

一只迷路的猫窜上长椅

眺望轻柔似烟的波光

而水银灯不客气地撩开窗帘

扰乱了梦让孤独者醒来

在一扇小门后面

有只手轻轻地拨动插销

仿佛在拉着枪栓

明天不

这不是告别

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

尽管影子和影子

曾在路上叠在一起

象一个孤零零的逃犯

明天不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而夜里发生的故事

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

艺术家的生活

去买一根萝卜

--母亲说

嘿注意安全线

--警察说

大海呵你在哪儿

--醉汉说

怎么街灯都炸了

--我说

一个过路的瞎子

敏捷地举起了竹竿

象拉出一根天线

尖叫而来的救护车

把我送进了医院

于是我成了模范病人

响亮地打着喷嚏

闭上眼睛盘算着开饭的时间

一次次把血输给臭虫

没有工夫叹息

终于我也当上了医生

提着粗大的针管

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消磨着夜晚

传说的继续

古老的陶罐上

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

可你还不停地问

这是否值得

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融进殡葬夜色的河

爱的苦果

将在成熟时坠落

此时此地

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

随之而来的一切

又算得了什么

--那漫长的夜

辗转而沉默的时刻

爱情故事

毕竟只有一个世界

为我们准备了成熟的夏天

我们却按成年人的规则

继续着孩子的游戏

不在乎倒在路旁的人

也不在乎搁浅的船

然而造福于恋人的阳光

也在劳动者的脊背上

铺下漆黑而疲倦的夜晚

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

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

降落的冰霜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有你和我还有很多人

雪线

忘掉我说过的话

忘掉空中被击落的鸟

忘掉礁石

让他们再次沉没

甚至忘掉太阳

在那永恒的位置上

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

照耀着

雪线以上的峭崖

历尽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着什么

雪线下

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

涓涓流过

彗星

回来或永远走开

别这样站在门口

如同一尊石像

用不期待回答的目光

讨论我们之间的一切

其实难以想象的

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

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

或许有彗星出现

拖曳着废墟中的瓦砾

和失败者的名字

让它们闪光、燃烧、化为灰烬

回来我们重建家园

或永远走开象彗星那样

灿烂而冷若冰霜

摈弃黑暗又沉溺于黑暗之中

穿过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

在回声四起的山谷里

你独自歌唱

乡村之夜

夕阳和远山

交叠成一弯新月

在榆树林中穿行

鸟巢空空

小路绕过水塘

追着一只毛色肮脏的狗

撞在村头的土墙上

吊桶在井里轻轻摇荡

钟和场院上的石碾

一样沉静

零落的麦秸骚动着

马厩里的咀嚼声

充满了威胁

一个长长的人影

从门前的石阶上滑过

灶台里的火光

映红女人的手臂

和缺口的瓦盆

走向冬天

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

朝落日吹去

走向冬天

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

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

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

把钥匙留下

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

把梦魇留下

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

我们不欠什么

甚至卖掉衣服鞋

把最后一份口粮

把叮噹作响的小钱留下

走向冬天

唱一支歌吧

不祝福也不祈祷

我们绝不回去

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

在失去诱惑的季节里

酿不成酒的果实

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

用报纸卷支烟吧

让乌云象狗一样忠实

象狗一样紧紧跟着

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

走向冬天

不在绿色的淫荡中

堕落随遇而安

不去重复雷电的咒语

让思想省略成一串串雨滴

或者在正午的监视下

象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

狠狠踩着自己的影子

或者躲进帷幕后面

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

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

走向冬天

在江河冻结的地方

道路开始流动

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

孵化出一个个月亮

谁醒了谁就会知道

梦将降临大地

沉淀成早上的寒霜

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

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

而冰山连绵不断

成为一代人的塑像

恶梦

在方向不定的风上

我画了一只眼睛

于是凝滞的时刻过去了

却没有人醒来

恶梦依旧在阳光下泛滥

漫过河床在鹅卵石上爬行

催动着新的磨擦和角逐

在枝头在房檐上

鸟儿惊恐的目光凝成了冰

垂向大地

道路上的车辙

又结起一层薄霜

没有人醒来

归程

汽笛长鸣不已

难道你还想数清

那棵梧桐上的乌鸦

默默地记住我们

仿佛凭借这点点踪影

就不会迷失在另一场梦中

陈叶和红色的蓓蕾

在灌木丛上摇曳

其实并没有风

而藏匿于晨光中的霜

穿越车窗时

留下你苍白的倦容

是的你不顾一切

总要踏上归程

昔日的短笛

在被抛弃的地方

早已经繁衍成树林

守望道路廓清天空

祝酒

这杯中盛满了夜晚

没有灯光房子在其中沉浮

柏油路的虚线直延伸到云层

没有上升的汽流想想

昨天在闪电之间寻找安宁

雨燕匆匆地出入楼梯

没有沾上尘土

而一支支枪和花束

排成树林对准了情人的天空

夏天过去了红高粱

从一顶顶浮动的草帽上走来

但不幸的成熟或死亡

都无法拒绝在你的瞳孔里

夜色多么温柔谁

又能阻止两辆雾中对开的列车

在此刻相撞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路通向窗户深处

月亮的背面一定很冷

那年夏夜白马

和北极光驰过

我们曾久久地战栗

去吧你说

别让愤怒毁灭了我们

就象进入更年期的山那样

无法解脱

从许多路口我们错过

却在一片沙漠中相逢

所有的年代聚集在这里

鹰还有仙人掌

聚集在这里

比热浪中的幻影更真实

只要惧怕诞生惧怕

那些来不及戴上面具的笑容

一切就和死亡有关

那年夏夜并不是终结

你在雨中等待着我

履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无题

积怨使一滴水变得混浊

我疲倦了风暴

搁浅在沙滩上

那桅杆射中的太阳

是我内心的囚徒而我

却被它照耀的世界所放逐

礁石这异教徒的黑色祭坛

再也没有什么可供奉

除了自己去打开或合上

那本喧嚣的书

同谋

很多年过去了云母

在泥沙里闪着光芒

又邪恶又明亮

犹如腹蛇眼睛中的太阳

手的丛林一条条歧路出没

那只年轻的鹿在哪儿

或许只有基地改变这里的

荒凉组成了市镇

自由不过是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当我们回头望去

在父辈们肖像的广阔背景上

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

一起消失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在火山岩浆里沉积下来

化作一股冷泉

重见黑暗

随想

黄昏从烽火台上升起

在这界河的岛屿上

一个种族栖息

又蔓延土地改变了颜色

神话在破旧的棉絮下

梦的妊娠也带着箭毒扩散时

痛苦的悸动号角沉寂

尸骨在夜间走动

在妻子不断涌出的泪水中

展开了白色的屏风

遮住那通向远方的门

东方这块琥珀里

是一片苍茫的岸

芦苇丛驶向战栗的黎明

渔夫舍弃了船炊烟般离去

历史从岸边出发

砍伐了大片的竹林

在不朽的简册上写下

有限的文字

墓穴里一盏盏长明灯

目睹了青铜或黄金的死亡

还有一种死亡

小麦的死亡

在那刀剑交叉的空隙中

它们曾挑战似地生长

点燃阳光灰烬覆盖着冬天

车轮倒下了

沿着辐条散射的方向

被风沙攻陷的城池

是另一种死亡石碑

包裹在丝绸般柔软的苔藓里

如同熄灭了的灯笼

只有道路还活着

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

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

来到我的脚下扬起了灰尘

古老的炮台上一朵朵硝烟未散

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

保持着冲动呼唤

雷声呼唤从暴风雨中归来的祖先

而千万个幽灵从地下

长出一棵孤独的大树

为我们蔽荫让我们尝到苦果

就在这出发之时

主人

被怠慢的客人走了

他留下灾难性的消息

和一只手套

为了再敲响我的门

我仍无法看清白昼的焰火

舞曲响起

那从磨房流出的月光

充满了梦的暗示

相信奇迹吧

奇迹就是那颗墙上的钉子

我的影子在试

钉子上摇晃的衣服

试我最后的运气

两次敲门之间

支撑睡眠的手垂下来

危险的楼梯

从夜色中显出轮廓

很多年

这是你这是

被飞翔的阴影困扰的

你忽明忽暗

我不再走向你

寒冷也让我失望

很多年冰山形成以前

鱼曾浮出水面

沉下去很多年

我小心翼翼

穿过缓缓流动的夜晚

灯火在钢叉上闪烁

很多年寂寞

这没有钟的房间

离去的人也会带上

钥匙很多年

在浓雾中吹起口哨

青年诗人的肖像

那从袖口拽出的灵感

没完没了你

日夜穿行在长长的句子和

胡同里你

生下来就老了

尽管雄心照旧沿着

秃顶的边缘生长

摘下假牙你

更象个孩子

一转身就把名字写在

公共厕所的墙上

由于发育不良你

每天都要吞下几片激素

让嗓音温顺得

象隔壁那只叫春的猫

一连九个喷嚏都

落在纸上你

不在乎重复

再者钱也未必干净

可人人都喜欢

救火车发疯似地呼啸

提醒你赞美

交过保险费的月亮

或者赞美没交保险费的

板斧沉甸甸的

比起思想来更有分量

天冷得够呛血

都黑了夜晚

就象冻伤了的大脚指头

那样麻木你

一瘸一拐地

出入路边的小树林

会会那帮戴桂冠的家伙们

每棵树

有每棵树的猫头鹰

碰上熟人真头疼

他们总喜欢提起过去

过去嘛我和你

大伙都是烂鱼

回声

你走不出这峡谷

在送葬的行列

你不能单独放开棺木

与死亡媾和让那秋天

继续留在家中

留在炉旁的洋铁罐里

结出不孕的蓓蕾

雪崩开始了--

回声找到你和人们之间

心理上的联系：幸存

下去幸存到明天

而连接明天的

一线阳光来自

隐藏在你胸中的钻石

罪恶和钻石

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被送葬的是你

峭壁上的窗户

黄蜂用危险的姿势催开花朵

信已发出一年中的一天

受潮的火柴不再照亮我

狼群穿过那些变成了树的人们

雪堆骤然融化表盘上

冬天的沉默断断续续

凿穿岩石的并不是纯净的水

炊烟被利斧砍断

笔直地停留在空中

阳光的虎皮条纹从墙上滑落

石头生长梦没有方向

散落在草丛中的生命

向上寻找着语言星星

迸裂那发情的河

把无数生锈的弹片冲向城市

从阴沟里张出凶猛的灌木

在市场上女人们抢购着春天

陌生人

你在博物馆

大理石地面上狠狠

摔了一交鞋

在冰封的河上滑得很

远我坐在船上

似乎晕了船

不停地拨着电话

却不知打给谁

下班铃声响了三遍

随着沉默的人流

你绝望地盯住了红灯

热带雨林中的落日

令人神往我

把香蕉皮似的手套翻过来

抖落细沙和烟末

再刮掉寂寞的胡须

和肥皂沫一起

溅到模糊不清的

镜子上你跨过水坑

看见那陌生的影子

背后是广告牌上的天空

一只玻璃的鸽子

落在地上我

钻到床下寻找着

手被闪烁的星星划破

昏暗的电影院里

你含着糖块

为一个悲惨的故事

哭泣我打开灯

靠在门上笑了

有那么多机会和你认识

看来我们并不是

陌生人门柄

转动了一下

雨中纪事

醒来临街的窗户

保存着玻璃

那完整而宁静的痛苦

雨中渐渐透明的

早晨阅读着我的皱纹

书打开在桌上

瑟瑟作响好象

火中发出的声音

好象折扇般的翅膀

华美地展开在深渊上空

火焰与鸟同在

在这里在我

和呈现劫数的晚霞之间

是一条漂满石头的河

人影骚动着

潜入深深的水中

而升起的泡沫

威胁着没有星星的

白昼

在大地上画果实的人

注定要忍受饥饿

栖身于朋友中的人

注定要孤独

树根裸露在生死之外

雨水冲刷的

是泥土是草

是哀怨的声音

关于传统

野山羊站立在悬崖上

拱桥自建成之日

就已经衰老

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里

谁又能看清地平线

日日夜夜风铃

如纹身的男人那样

阴沉听不到祖先的语言

长夜默默地进入石头

搬动石头的愿望是

山在历史课本中起伏

八月的梦游者

海底的石钟敲响

敲响掀起了波浪

敲响的是八月

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

涨满乳汁的三角帆

高耸在漂浮的尸体上

高耸的是八月

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冈

熄灭已久的灯塔

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

照亮的是八月

八月的集市又临霜降

海底的石钟敲响

敲响掀起了波浪

八月的梦游者

看见过夜里的太阳

这一步

塔影在草坪移动指向你

或我在不同的时刻

我们仅相隔一步

分手或重逢

这是个反复出现的

主题恨仅相隔一步

天空摇荡在恐惧的地基上

楼房把窗户开向四方

我们生活在其中

或其外死亡仅相隔一步

孩子学会了和墙说话

这城市的历史被老人封存在

心里衰老仅相隔一步

另一种传说

死去的英雄被人遗忘

他们寂寞他们

在人海里穿行

他们的愤怒只能点燃

一支男人手中的烟

借助梯子

他们再也不能预言什么

风向标各行其是

当他们蜷缩在

各自空心的雕像的脚下

才知道绝望的容量

他们时常在夜间出没

突然被孤灯照亮

却难以辨认

如同紧贴在毛玻璃上的

脸

最终他们溜进窄门

沾满灰尘

掌管那孤独的钥匙

无题

永远如此

火是冬天的中心

当树林燃烧

只有那不肯围拢的石头

狂吠不已

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

生活是一次机会

仅仅一次

谁校对时间

谁就会突然老去

诱惑

那是一种诱惑

亘古不变

使多少水手丧生

石堤在阻挡

倾斜的陆地滑向海底

海豚越过了星群

又落下白色沙滩

消失在溶溶的月光中

海水漫过石堤

漫过空荡荡的广场

水母搁浅在每根灯柱上

海水爬上石阶

砰然涌进了门窗

追逐着梦见海的人

地铁车站

那些水泥电线杆

原来是河道里漂浮的

一截截木头

你相信吗

鹰从来不飞到这里

尽管各式各样的兔皮帽子

暴露在大街上

你相信吗

只有山羊在夜深人静

成群地涌进城市

被霓虹灯染得花花绿绿

你相信吗

空白

贫困是一片空白

自由是一片空白

大理石雕像的眼睛里

胜利是一片空白

黑鸟从地平线涌来

显露了明天的点点寿斑

失望是一片空白

在朋友的杯底

背叛是一片空白

情人的照片上

厌恶是一片空白

那等待已久的信中

时间是一片空白

一群不祥的苍蝇落满

医院的天花板

历史是一片空白

是待续的家谱

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

无题

对于世界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不懂它的语言

它不懂我的沉默

我们交换的

只是一点轻蔑

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对于自己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畏惧黑暗

却用身体挡住了

那唯一的灯

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

心是仇敌

孤儿

我们是两个孤儿

组成了家庭

会留下另一个孤儿

在那长长的

影子苍白的孤儿的行列中

所有喧嚣的花

都会结果

这个世界不得安宁

大地的羽翼纷纷脱落

孤儿们飞向天空

菩萨

流动着的衣褶

是你微微的气息

你挥舞千臂的手掌上

睁开一只只眼睛

抚摸那带电的沉寂

使万物重叠交错

如梦

忍受百年的饥渴

嵌在你额头的珍珠

代表大海无敌的威力

使一颗沙砾透明

如水

你没有性别

半裸的乳房隆起

仅仅是做母亲的欲望

哺育尘世的痛苦

使它们成长

诗艺

我所从属的那所巨大的房舍

只剩下桌子周围

是无边的沼泽地

明月从不同角度照亮我

骨骼松脆的梦依然立在

远方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还有白纸上泥泞的足印

那只喂养多年的狐狸

挥舞着火红的尾巴

赞美我伤害我

当然还有你坐在我的对面

炫耀于你掌中的晴天的闪电

变成干柴又化为灰烬

挽歌

寡妇用细碎的泪水供奉着

偶像等待哺乳的

是那群刚出生的饿狼

它们从生死线上一个个逃离

山峰耸动着也传递了我的嚎叫

我们一起围困农场

你来自炊烟缭绕的农场

野菊花环迎风飘散

走向我挺起小小而结实的乳房

我们相逢在麦地

小麦在花岗岩上疯狂地生长

你就是那寡妇失去的

是我是一生美好的愿望

我们躺在一起汗水涔涔

床漂流在早晨的河上

可疑之处

历史的浮光掠影

女人捉摸不定的笑容

是我们的财富

可疑的是大理石

细密的花纹

信号灯用三种颜色

代表季节的秩序

看守鸟笼的人

也看守自己的年龄

可疑的是小旅馆

红铁皮的屋顶

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

淌落语言的水银

沿立体交叉桥

向着四面八方奔腾

可疑的是楼房里

沉寂的钢琴

疯人院里的小树

一次次被捆绑

橱窗里的时装模特

用玻璃眼睛打量行人

可疑的是门下

赤裸的双脚

可疑的是我们的爱情

自昨天起

我无法深入那首乐曲

只能俯下身盘旋在黑色的唱片上

盘旋在苍茫时刻

在被闪电固定的背景中

昨天在每一朵花中散发幽香

昨天打开一把把折椅

让每个人就座

那些病人等得太久了

他们眼中那冬日的海岸

漫长而又漫长

我只能深入冬日的海岸

或相反深入腹地

掠飞满树的红叶

深入学校幽暗的走廊

面对各种飞禽标本

寓言

他活在他的寓言里

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

这寓言已被转卖到

另一只肥胖的手中

他活在肥胖的手中

金丝雀是他的灵魂

他的喉咙在首饰店里

周围是玻璃的牢笼

他活在玻璃的牢笼中

在帽子与皮鞋之间

那四个季节的口袋

装满了十二张面孔

他活在十二张面孔中

他背叛的那条河流

却紧紧地追随着他

使人想起狗的眼睛

他活在狗的眼睛中

看到全世界的饿

和一个人的富足

他是他的寓言的主人

在黎明的铜镜中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猎鹰聚拢唯一的焦点

台风中心是宁静的

歌手如云的岸

只有冻成白玉的医院

低吟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

体验到石头的幸福

天空的幸福

珍藏着一颗小小沙砾的

蚌壳的幸福

在黎明的铜镜中

呈现的是黎明

屋顶上的帆没有升起

木纹展开了大海的形态

我们隔着桌子相望

而最终要失去

我们之间这唯一的黎明

期待

没有长长的石阶通向

那最孤独的去处

没有不同时代的人

在同一打鞭子上行走

没有已被驯化的鹿

穿过梦的旷野

没有期待

只有一颗石化的种子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待了几千年

欲望的广场铺开了

无字的历史

一个盲人摸索着走来

我的手在白纸上移动

我是那盲人

触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语言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飞行

碰撞产生了火星

有时是仇恨

有时是爱情

理性的大厦

正无声地陷落

竹篾般单薄的思想

编成的篮子

盛满盲目的毒蘑

那些岩画上的走兽

踏着花朵驰去

一棵蒲公英秘密地

生长在某个角落

风带走了它的种子

许多种语言

在这世界飞行

语言的产生

并不能增加或减轻

人类沉默的痛苦

单人房间

他出生时家具又高又大又庄严

如今很矮小很破旧

没有门窗灯泡是唯一的光源

他满足于室内温度

却大声诅咒那看不见的坏天气

一个个仇恨的酒瓶排在墙角

瓶塞打开不知和谁对饮

他拼命地往墙上钉钉子

让想象的瘸马跨越这些障碍

一只追赶臭虫的拖鞋践踏

天花板留下理想带花纹的印迹

他渴望看到血

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

呼救信号

雨打黄昏

那些不明国籍的鲨鱼

搁浅战时的消息

依旧是新闻

你带着量杯走向海

悲哀在海上

剧场灯光转暗

你坐在那些

精工细雕的耳朵之间

坐在喧嚣的中心

于是你聋了

你听见了呼救信号

守灵之夜

小村庄和全村的瘦驴

被几棵枯树拴住

瘟疫之路纵横

奔向他乡

百年的尘埃遮蔽天空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飘移的雪堆

围拢恶狗的眼中之火

窗纸分散了月光的重量

门被悄悄地推开

百年的夜多么轻盈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挂锁叮当作响

木箱攒下黑色的时辰

老猫昏睡不醒

避邪的面具在墙上

百年的梦点亮油灯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蹲在村头的土地庙

青烟缭绕

碑文给石头以生命

以无痛的呻吟

百年的记忆布下蚁群

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不曾发生的事情

空间

孩子们围坐在

环行山谷上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纪念碑

在一座城市的广场

黑雨

街道空荡荡

下水道通向另一座

城市

我们围坐在

熄灭的火炉旁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

别问我们的年龄

我们在无知的森林中

和草地的飞毯上接近过天空

当我们占据了某套公寓

如同占据了真理

误入城市之网的汽车

爬上水泥的绝壁

在电线捆缚的房子之间

夜携带着陌生的来信

楼梯松弛了

陷阱捕获的石狮

是我们共同的主人

别问我们的年龄

我们沉睡得象冷藏库里的鱼

假牙置于杯中

影子脱离了我们

被重新裁剪

从袖口长出的枯枝

绽开了一朵朵

血红的嘴唇

白日梦

在秋天的暴行之后

这十一月被冰霜麻醉

展平在墙上

影子重重叠叠

那是骨骼石化的过程

你没有如期归来

我喉咙里的果核

变成了温暖的石头

我行迹可疑

新的季节的阅兵式

敲打我的窗户

住在钟里的人们

带着摆动的心脏奔走

我俯视时间

不必转身

一年的黑暗在杯中

音乐释放的蓝色灵魂

在烟蒂上飘摇

出入门窗的裂缝

一个准备切开的苹果

--那里没有核儿

没有生长敌意的种子

远离太阳的磁场

玻璃房子里生长的头发

如海藻避开真实的

风暴我们是

迷失在航空港里的儿童

总想大哭一场

在宽银幕般的骚动中

收集烟尘的鼻子

碰到一起

说个不停：这是我

是我

我我们

喃喃梦呓的

书排列在一起

在早晨三点钟

等待异端的火箭

时间并不忧郁

我们弃绝了山林湖泊

集中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

一只铁皮乌鸦

在大理石的底座下

那永恒的事物的焊接处

不会断裂

人们从石棺里醒来

和我坐在一起

我们生前与时代的合影

挂在长桌尽头

你没有如期归来

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一次爱的旅行

有时候就象抽烟那样

简单

地下室空守着你

内心的白银

水仙花在暗中灿然开放

你听凭所有的坏天气

发怒、哭喊

乞求你打开窗户

书页翻开

所有的文字四散

只留下一个数字

--我的座位号码

靠近窗户

本次列车的终点是你

向日葵的帽子不翼而飞

石头圆滑、可靠

保持着本质的完整

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

山也变得年轻

晚钟不必解释什么

巨蟒在蜕皮中进化

--绳索打结

把鱼群悬挂在高处

一潭死水召来无数闪电

虎豹的斑纹渐成蓝色

天空已被吞噬

历史静默

峭壁目送着河上

那自源头漂流而下的孩子

这人类的孩子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笼中的鸟需要散步

梦游者需要贫血的阳光

道路撞击在一起

需要平等的对话

人的冲动压缩成

铀存放在可靠的地方

在一家小店铺

一张纸币一片剃刀

一包剧毒的杀虫剂

诞生了

我死的那年十岁

那抛向空中的球再也没

落到地上

你是唯一的目击者

十岁我知道

然后我登上

那辆运载野牛的火车

被列入过期的提货单里

供人们阅读

今天早上

一只鸟穿透我打开的报纸

你的脸嵌在其中

一种持久的热情

仍在你的眼睛深处闪烁

我将永远处于

你所设计的阴影中

多少年

多少火种的逃亡者

使日月无光

白马展开了长长的绷带

木桩钉进了煤层

渗出殷红的血

毒蜘蛛弹拨它的琴弦

从天而降

开阔地火球滚来滚去

多少年

多少河流干涸

露出那隐秘的部分

这是座空荡荡的博物馆

谁置身其中

谁就会自以为是展品

被无形的目光注视

如同一颗琥珀爆炸后

飞出的沉睡千年的小虫

终于有一天

谎言般无畏的人们

从巨型收音机里走出来

赞美着灾难

医生举起白色的床单

站在病树上疾呼：

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

毒害了你们

存在的仅仅是声音

一些简单而细弱的声音

就象单性繁殖的生物一样

它们是古钟上铭文的

合法继承者

英雄、丑角、政治家

和脚踝纤细的女人

纷纷隐身于这声音之中

手在喘息

流苏是呻吟

雕花的窗棂互相交错

纸灯笼穿过游廊

在尽头熄灭

一支箭敲响了大门

牌位接连倒下

--连锁反应的恶梦

子孙们

是威严的石狮嘴里

腐烂的牙齿

当年锁住春光的庭院

只剩下一棵树

他们在酒后失态

围着树跳舞

疯狂是一种例外

别把你的情欲带入秋天

这残废者的秋天

打着响亮吻哨的秋天

一只女人干燥的手

掠过海面却滴水未沾

推移礁石的晚霞

是你的情欲

焚烧我

我心如枯井

对海洋的渴望使我远离海洋

走向我的开端--你

或你的尽头--我

我们终将迷失在大雾中

互相呼唤

在不同的地点

成为无用的路标

白色的长袍飘向那

不存在的地方

心如夏夜里抽搐的水泵

无端地发泄

黄昏的晚宴结束了

山峦散去

蜉蝣在水上写诗

地平线的颂歌时断时续

影子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戴上或摘下面具

花朵应运而生

谎言与悲哀不可分离

如果没有面具

所有钟表还有什么意义

当灵魂在岩石上显出原形

只有鸟会认出它们

他指银色的沼泽说

那里发生过战争

几棵冒烟的树在地平线飞奔

转入地下的士兵和马

闪着磷光日夜

追随着将军的铠甲

而我们追随的是

思想的流弹中

那逃窜的自由的兽皮

昔日阵亡者的头颅

如残月升起

越过沙沙作响的灌木丛

以预言家的口吻说

你们并非幸存者

你们永无归宿

新的思想呼啸而过

击中时代的背影

一滴苍蝇的血让我震惊

我注定要坐在岸边

在一张白纸上

期待着老年斑似的词

出现秩序与混乱

蜂房酿造着不同的情欲

九十九座红色的山峰

上涨空气稀薄

地衣居心叵测地蔓延

渺小有如尘世的

计谋钢筋支撑着权力

石头也会晕眩

这毕竟是一种可怕的

高度白纸背面

孩子的手在玩影子游戏

光源来自海底两条交尾的

电鳗

蹲伏在瓦罐的夜

溢出清凉的

水那是我们爱的源泉

回忆如伤疤

我的一生在你的脚下

这流动的沙丘

凝聚在你的手上

成为一颗眩目的钻石

没有床房间

小得使我们无法分离

四壁薄如棉纸

数不清的嘴巴画在墙上

低声轮唱

你没有如期归来

我们共同啜饮的杯子

砰然碎裂

矿山废弃已久

它的金属拉成细长的线

猫头鹰通体透明

胃和神经丛掠过夜空

古生物的联盟解体了

粘合化石的工作

仍在进行生存

永远是一种集体冒险

生存永远是和春天

在进行战争

绿色的履带碾过

阴郁的文明

喷射那水银的喷泉

金属的头改变了地貌

安祥无梦

几个世纪过去了

一日尚未开始

冷空气触摸了我的手

螺旋楼梯般上升

黑与白光线

在房瓦的音阶上转换

一棵枣树的安宁

男人的喉咙成熟了

动物园的困兽

被合进一本书

钢鞭飞舞

悸动着的斑斓色彩

隔着漫长的岁月

凄厉地叫喊

一张导游图把我引入

城中之城

星星狡黠而凶狠

象某一事件的核心

我总是沿着那条街的

孤独的意志漫步

喔我的城市

在玻璃的坚冰上滑行

我的城市我的故事

我的水龙头我的积怨

我的鹦鹉我的

保持平衡的睡眠

罂粟花般芳香的少女

从超级市场飘过

带着折刀般表情的人们

共饮冬日的寒光

诗就象阳台一样

无情地折磨着我

被烟尘粉刷的墙

总在意料之中

当你转身的时候

花岗岩崩裂成细细的流沙

你用陌生的语调

对空旷说话不真实

如同你的笑容

深深植入昨天的苦根

是最黑暗处的闪电

击中了我们想象的巢穴

从流沙的瀑布中

我们听见了水晶撞击的音乐

一次小小的外科手术

我们挖掘燧石的雪地上

留下了麻雀的爪印

一辆冬天疯狂的马车

穿过夏日的火焰

我们安然无恙

四季的美景

印在你的衣服上

放牧是一种观点的陈述

热病使羊群膨胀

象一个个气球上升

卡在天蝎星座中

热风卷走了我的屋顶

在四壁之内

我静观无字的天空

文化是一种共生现象

包括羊的价值

狼的原则

钟罩里一无所有

在我们的视野里

只有一条干涸的河道

几缕笔直的烟

古代圣贤们

无限寂寞

垂钓着他们的鱼

诡秘的豆荚有五只眼睛

它们不愿看见白昼

只在黑暗里倾听

一种颜色是一个孩子

诞生时的啼哭

宴会上桌布洁白

杯中有死亡的味道

--悼词挥发的沉闷气息

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

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

总是人俯首听命于

说教、仿效、争斗

和他们的尊严

寻找激情的旅行者

穿过候鸟荒凉的栖息地

石膏像打开窗户

艺术家从背后

用工具狠狠地敲碎它们

弱音器弄哑了的小号

忽然响亮地哭喊

那伟大悲剧的导演

正悄悄地死去

两只装着滑轮的狮子

仍在固定的轨道上

东奔西撞

曙光瘫痪在大街上

很多地址和名字和心事

在邮筒在夜里避雨

货车场上的鸭子喧哗

窗户打着哈欠

一个来苏水味的早晨

值班医生正填写着死亡报告

悲剧的伟大意义呵

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在昼与夜之间出现了裂缝

语言突然变得陈旧

象第一场雪

那些用黑布蒙面的证人

紧紧包围了你

你把一根根松枝插在地上

默默点燃它们

那是一种祭奠的仪式

从死亡的山冈上

我居高临下

你是谁

要和我交换什么

白鹤展开一张飘动的纸

上面写着你的回答

而我一无所知

你没有如期归来

钟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象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晚景

充了电的大海

船队满载着持灯的使者

逼近黑暗的细节

瞬间的刀锋

削掉一棵棵柏树上的火焰

枝干弯向更暗的一边

改变了夜的方向

山崖上的石屋

门窗开向四面八方

那些远道而来的灵魂

聚在光洁的瓷盘上

一只高脚蚊子站在中间

重建星空

一只鸟保持着

流线型的原始动力

在玻璃罩内

痛苦的是观赏者

在两扇开启着的门的

对立之中

风掀起夜的一角

老式台灯下

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

无题

我看不见

清澈的水池里的金鱼

隐秘的生活

我穿越镜子的努力

没有成功

一匹马在古老的房顶

突然被勒住缰绳

我转过街角

乡村大道上的尘土

遮蔽天空

在路上

七月废弃的采石场

倾斜的风和五十只纸鹞掠过

向海跪下的人们

放弃了千年的战争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欢呼自由

金沙的声音来自水中

腹中躁动的婴儿口含烟草

母亲的头被浓雾裹挟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这座城市正在迁移

大大小小的旅馆排在铁轨上

游客们的草帽转动

有人向他们射击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蜜蜂成群结队

追逐着流浪者飘移的花园

歌手与盲人

用双重光辉激荡夜空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

覆盖死亡的地图上

终点是一滴血

清醒的石头在我的脚下

被我遗忘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厉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性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儿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卖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过节

毒蛇炫耀口中的钉子

大地有著毒蛇

吞吃鸟蛋的寂静

所有钟表

停止在无梦的时刻

丰收聚敛着

田野死后的笑容

从水银的镜子

影像成双的人们

乘家庭的轮子

去集市

一位本地英雄

在废弃的停车场上

唱歌

玻璃晴朗

桔子辉煌

无题

他睁开第三只眼睛

那颗头上的星辰

来自东西方相向的暖流

构成了拱门

高速公路穿过落日

两座山峰骑垮了骆驼

骨架被压进深深的

煤层

他坐在水下狭小的舱房里

压舱石般镇定

周围的鱼群光芒四射

自由那黄金的棺盖

高悬在监狱上方

在巨石后面排队的人们

等待着进入帝王的

记忆

词的流亡开始了

早晨的故事

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

一本书下令

烧掉了另一本书

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

改变了早晨

人们的咳嗽声

蛆虫向果核进攻

果核来自迟钝的山谷

从迟钝的人群中

政府找到了它的发言人

猫与鼠

有相似的表情

空中之路

带枪的守林人查看

柏油的湖上

隆隆滚过的太阳

他听见灾难的声音

大火那纵情的声音

仅仅一瞬间

仅仅一瞬间

金色的琉璃瓦房檐

在黑暗中翘起

象船头闯进我的窗户

古老的文明

常使我的胃疼痛

仅仅一瞬间

青草酿造的牛奶沉寂

玻璃杯上

远处的灯光闪烁

这些环绕着死亡的

未来的嘴唇

有月亮的颜色

仅仅一瞬间

带着遗传秘密的男孩

奔跑中转过身来

从黎明的方向

用玻璃手枪朝我射击

弹道五光十色

仅仅一瞬间

气候习惯了我的呼吸

小雪风力二级

松鸡在白色恐怖中飞奔

蚯蚓们在地下交谈

冬天里的情人

有着简单的语言

仅仅一瞬间

一把北京的钥匙

打开了北欧之夜的门

两根香蕉一只橙子

恢复了颜色

占领

夜繁殖的一群蜗牛

闪闪发亮逼近

人类的郊区

悬崖之间的标语写着

未来属于你们

失眠已久的礁石

和水流暗合

导游的声音空旷

这是敌人呆过的地方

少年跛脚而来

又跛脚奔向把守隘口的

方形的月亮

磨刀

我借清晨的微光磨刀

发现刀背越来越薄

刀锋仍就很钝

太阳一闪

大街上的人群

是巨大的橱窗里的树林

寂静轰鸣

我看见唱头正沿着

一棵树椿的年轮

滑向中心

此刻

那伟大的进军

那一个精巧的齿轮

制止

从梦中领取火药的人

也领取伤口上的盐

和诸神的声音

余下的仅是永别

永别的雪

在夜空闪烁

纪念日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黑盒

是谁在等待

一次预约的日出

我关上门

诗的内部一片昏暗

在桌子中央

胡椒皇帝愤怒

一支乐曲记住我

并卸下了它的负担

钟表零件散落

在皇室的地平线上

事件与事件相连]

穿过隧道

巴赫音乐会

一颗罂粟籽挣脱了

鸟儿拨动风向的舌头

千匹红布从天垂落

人们迷失在

鲜艳的死亡中

巢穴空空

这是泄露天机的时刻

大教堂从波涛中升起

海下的山峰

带来史前的寂寞

左手变成玻璃

右手变成铁

我笨拙地鼓着掌

像一只登陆的企鹅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穿无袖连衣裙的早晨到来

大地四处滚动着苹果

我的女儿在画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辽阔

你的名字是两扇窗户

一扇开向没有指针的太阳

一扇开向你的父亲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一只最红的苹果

离开了你的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辽阔

夜归

经历了空袭警报的音乐

我把影子挂在衣架上

摘下那只用于

逃命的狗的眼睛

卸掉假牙这最后的词语

合上老谋深算的怀表

那颗设防的心

一个个小时掉进水里

像深水炸弹在我的梦中

爆炸

听见了我的恐惧

写作

始于河流而止于源泉

钻石雨

正在无情地剖开

这玻璃的世界

打开水闸打开

刺在男人手臂上的

女人的嘴巴

打开那本书

词已磨损废墟

有着帝国的完整

四月

四月的风格不变：

鲜花加冰霜加抒情的翅膀

海浪上泡沫的眼睛

看见一把剪刀

藏在那风暴的口袋中

我双脚冰冷在田野

那阳光鞣制的虎皮前止步

而头在夏天的闪电之间冥想

两只在冬天聋了的耳朵

向四周张望--

星星那些小小的拳头

集结着浩大的游行

岁末

从一年的开始到终结

我走了多年

让岁月弯成了弓

到处是退休者的鞋

私人的尘土

公共的垃圾

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

铁锤闲着而我

向以后的日子借光

瞥见一把白金尺

在铁砧上

缺席

大风统帅着敌对的旗帜

一声金星喊遍四方

爱与憎咬住了同一个苹果

梯子上的年龄

民族复兴的梦想

英雄高举手臂占据夜空

小丑倒立在镜中的沥青上

我关上假释之门

抗拒那些未来的证人

这是我独享尊严的时刻

冒险的火焰

陌生的灰烬

午夜歌手

一首歌

是房顶上奔跑的贼

偷走了六种颜色

并把红色指针

指向四点钟的天堂

四点钟爆炸

在公鸡脑袋里

有四点钟的疯狂

一首歌

是棵保持敌意的树

在边界另一边

它放出诺言

那群吞吃明天的狼

一首歌

是背熟身体的镜子

是记忆之王

是蜡制的舌头们

议论的火光

是神话喂养的花草

是蒸汽火车头闯进教室

一首歌

是一个歌手的死亡

他的死亡之夜

被压成黑色唱片

反复歌唱

多事之秋

深深陷入黑暗的蜡烛

在知识的页岩中寻找标本

鱼贯的文字交尾后

和文明一起沉睡到天明

惯性的轮子禁欲的雪人

大地棋盘上的残局

已搁置了多年

一个逃避规则的男孩

越过界河去送信

那是诗或死亡的邀请

以外

瓶中的风暴率领着大海前进

码头以外漂浮的不眠之夜上

拥抱的情人接上权力的链条

画框以外带古典笑容的石膏像

以一日之内的阴影说话

信仰以外骏马追上了死亡

月亮不停地在黑色事件上盖章

故事以外一棵塑料树迎风招展

阴郁的粮食是我们生存的借口

致T.Transtromer

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

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

随教堂的钟声摆动的重心

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

你保持住了平衡

你的大钢琴立在悬崖上

听众们紧紧抓住它

惊雷轰鸣琴键疾飞

你回味着夜的列车

怎样追上了未来的黑暗

从蓝房子的车站出发

你冒雨去查看蘑菇

日与月森林里的信号灯：

七岁的彩虹后面

挤满带着汽车面具的人

走廊

那些啤酒瓶盖

那流动的大街输送到哪儿

那年我逃学在电影院

在银幕无尽的走廊里

我突然被放大

那一刻是一把轮椅

其余的日子推着我远行--

全世界自由的代理人

把我输入巨型电脑：

一个潜入字典的外来者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或一种与世界的距离

走廊尽头某些字眼冒烟

被偷走玻璃的窗户

面对的是官僚的冬天

午后随笔

女侍沉甸甸的乳房

草梅冰淇淋

遮阳伞礼貌地照顾我

太阳照顾一只潮虫

醉汉们吹响了空酒瓶

我和烟卷一起走神

警笛收缩着地平线

限制了我的时间

水龙头干吼的四合院

升起了无为的秋天

苹果与顽石

大海的祈祷仪式

一个坏天气俯下了身

顽石空守五月

抵抗着绿色传染病

四季轮流砍划着大树

群星在辨认道路

醉汉以他的平衡术

从时间中突围

一颗子弹穿过苹果

生活已被借用

东方旅行者

早饭包括面包果酱奶油

和茶我看窗外肥胖的鸽子

周围的客人动作迟缓

水族馆

我沿着气泡攀登

四匹花斑小马的精彩表演

它们期待的是燕麦

细细咀嚼时间的快乐

我沿着雷鸣的掌声攀登

推土机过后的夏天

我和一个陌生人交换眼色

死神是偷拍的大师

他借助某双眼睛

选取某个角度

我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

那自行车赛手表情变形

他无法停下来退出激流

像弹钢琴的某个手指

我沿着旋律攀登

某人在等火车时入睡

他开始了终点以后的旅行

电话录音机回答：

请在信号响声后留话

无题

苍鹰的影子掠过

麦田战栗

我成为秋天的解释者

回到大路上

戴上帽子集中思想

如果天空不死

忧郁

我乘电梯从地下停车场

升到海平线的位置

冥想继续上升越过蓝色

像医生一样不可阻挡

他们在决定我的一生：

通向成功的道路

男孩子的叫喊与季节无关

他在成长他知道

怎样在梦里伤害别人

夜巡

他们的天空我的睡眠

黑暗中的演讲者

在冬天转车

在冬天转车

养蜂人远离他的花朵

另一个季节在停电

小小的祭品呵

不同的声部的烛火

老去已不可能老去的

半路老虎回头--

在天涯

群山之间的爱情

永恒正如万物的耐心

简化人的声音

一声凄厉的叫喊

从远古至今

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

受伤的耳朵

暴露了你的尊严

一声凄厉的叫喊

毒药

烟草屏住呼吸

流亡者的窗户对准

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

冬日的音乐驶来

像褪色的旗帜

是昨天的风是爱情

悔恨如大雪般降落

当一块石头裸露出结局

我以此刻痛哭余生

再给我一个名字

我伪装成不幸

遮挡母语的太阳

醒悟

成群的乌鸦再次出现

冲向行军的树林

我在冬天的斜坡上醒来

梦向下滑行

有时阳光仍保持

两只狗见面时的激动

那交响乐是一所医院

整理着尘世的混乱

老人突然撒手

一生织好的布匹

水涌上枝头

金属的玫瑰永不凋零

告别之词

转身向幸福

哦陌生的立场

迁徙的时刻

谁能记住火焰的姿态

像变质的痛苦

笑先于怜悯之情

清晨授权让我

公开此刻

谁能关上深渊之门

睡眠的定时器

让生者入睡

唤醒死者

风景

乌云覆盖着功名

灯光在冷漠之夜上

刻花从石头里

日子诞生

堆积成住所

你潜藏于喜悦

逼问秋天

使果实落满草地

我无法拒绝你

像一个谎言

蛀虫是个微雕大师

改变内部的风景

新世纪

倾心于荣耀大地转暗

我们读混凝土之书的

灯光读真理

金子的炸弹爆炸

我们情愿成为受害者

把伤口展示给别人

考古学家会发现

底片上的时代幽灵

一个孩子抓住它说不

是历史妨碍我们飞行

是鸟妨碍我们走路

是腿妨碍我们做梦

是我们诞生了我们

是诞生

天问

今夜雨零乱

清风翻书

字典旁敲侧击

逼我就范

从小背古诗

不得要领

阐释的深渊旁

我被罚站

月朗星稀

老师的手从中

指点迷津

影子戏仿人生

有人在教育

的斜坡上滑雪

他们的故事

滑出国界

词滑出了书

白纸是遗忘症

我洗净双手

撕碎它雨停

忠诚

别开灯

黑暗之门引来圣者

我的手熟知途径

像一把旧钥匙

在心的位置

打开你的命运

三月在门外飘动

几根竹子摇晃

有人从地下潜泳

暴风雪已过

蝴蝶重新集结

我信仰般追随你

你追随死亡

折叠方法

战争之鱼

跃过牧师的天空

女高音隐退

我回到原处

虚妄之沙

扑向玻璃窗

那乌云的面具

石头回到原处

幸运之梦

长成参天大树

像墨汁渗入地图

意义回到原处

欺世之虹

是伟人的自传

他一步跨向童年

遭遇

他们煮熟了种子

绕过历史避开战乱

深入夜的矿层

成为人民

在洞穴的岩画上

我触摸到他们

挖掘的手指

欲望的耻骨

回溯源头的努力

仅在最后一步

他们留在石壁中

拒我在外

我走出洞穴

汇入前进的人流

无题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

玫瑰用茎管饮水

如果不是水

至少是黎明

最终露出午夜

疯狂的歌声

披头散发

夏季指南

如隐身的匠人敲打金箔

大海骤然生辉--

船只四出追逐夜色

带着灯那天使们的水晶

鸥群进行着神秘的运算

结果永远是那受伤的一只

风吹起它耷拉的羽毛

夸大了这一垂死的事实

峭壁像手风琴般展开

回声使做爱的人们疯狂

岸上唯一的古堡

和海中的映像保持对称

一副肖像

为信念所伤他来自八月

那危险的母爱

被一面镜子夺去

他侧身于犀牛于政治之间

像裂缝隔开时代

哦同谋者我此刻

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在博物馆大厅的棋盘上

和别人交叉走动

激情不会过时

但访问必须秘密进行

我突然感到那琴弦的疼痛

你调音为我奏一曲

在众兽涌入历史之前

关于永恒

从群星租来的光芒下

长跑者穿过死城

和羊谈心

我们共同分享美酒

和桌下的罪行

雾被引入夜歌

炉火如伟大的谣言

迎向风

如果死是爱的理由

我们爱不贞之情

爱失败的人

那查看时间的眼睛

另一个

这棋艺平凡的天空

看海水变色

楼梯深入镜子

盲人学校里的手指

触摸鸟的消亡

这闲置冬天的桌子

看灯火明灭

记忆几度回首

自由射手们在他乡

听历史的风声

某些人已经匿名

或被我们阻拦在

地平线以下

而另一个在我们之间

突然嚎啕大哭

创造

世世代代的创造令我不安

例如夜在法律上奔走

总有一种原因

一只狗向着雾狂吠

船在短波中航行

被我忘记了的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翻飞的书搅乱了风景

太阳因得救而生起

那些人孤独得跺着脚排队

一阵声为他们押韵

除此以外还剩下什么

霞光在玻璃上大笑

电梯下降却没有地狱

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穿过昏热的午睡

来到海滩潜入海底

无题

在父亲平坦的想象中

孩子们固执的叫喊

终于撞上了高山

不要惊慌

我沿着某些树的想法

从口吃转向歌唱

来自远方的悲伤

是一种权力

我用它锯桌子

有人为爱情出发

而一座宫殿追随风暴

驶过很多王朝

带家具的生活

以外跳蚤擂动大鼓

道士们练习升天

青春深入小巷

为夜的逻辑而哭

我得到休息

这一天

风熟知爱情

夏日闪烁着皇家的颜色

钓鱼人孤独地测量

大地的伤口

敲响的钟在膨胀

午后的漫步者

请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有人俯向钢琴

有人扛着梯子走过

睡意被推迟了几分钟

仅仅几分钟

太阳在研究阴影

我从明镜饮水

看见心目中的敌人

男高音的歌声

像油轮激怒大海

我凌晨三时打开罐头

让那些鱼大放光明

二月

夜正趋于完美

我在语言中漂流

死亡的乐器

充满了冰

谁在日子的裂缝上

歌唱水变苦

火焰失血

山猫般奔向星星

必有一种形式

才能做梦

在早晨的寒冷中

一只觉醒的鸟

更接近真理

而我和我的诗

一起下沉

书中的二月

某些动作与阴影

我们

失魂落魄

提着灯笼追赶春天

伤疤发亮杯子转动

光线被创造

看那迷人的时刻：

盗贼潜入邮局

信发出叫喊

钉子啊钉子

这歌词不可更改

木柴紧紧搂在一起

寻找听众

寻找冬天的心

河流尽头

船夫等待着茫茫暮色

必有人重写爱情

出场

语病盛开的童年

我们不多说

闲逛人生

看栅栏后的大海

我们搭乘过的季节

跃入其中

音乐冷酷无比

而婚姻错落有致

一个厌世者

走向确切的地址

如烟消散

无尽的悲哀之浪

催孩子们起床

阳光聚散

我们不多说

在歧路

从前的日子痛斥

此刻的花朵

那使青春骄傲的夜

抱着石头滚动

击碎梦中的玻璃

我为何在此逗留？

中年的书信传播着

浩大的哀怨

从不惑之鞋倒出

沙子或计谋

没有任何准备

在某次会议的陈述中

我走得更远

沿着一个虚词的拐弯

和鬼魂们一起

在歧路迎接日落

明镜

夜半饮酒时

真理的火焰发疯

回首处

谁没有家

窗户为何高悬

你倦于死

道路倦于生

在那火红的年代

有人昼伏夜行

与民族对弈

并不止于此

挖掘你睡眠的入

变成蓝色

早晨倦于你

明镜倦于词语

想想爱情

你有如壮士

惊天动地之处

你对自己说

太冷

早晨

那些鱼内脏如灯

又亮了一次

醒来口中含盐

好似初尝喜悦

我出去散步

房子学会倾听

一些树转身

某人成了英雄

必须用手势问候

鸟和打鸟的人

背景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重还故乡

时间撼动了某些字

起飞又落下

没透露任何消息

一连串的失败是捷径

穿过大雪中寂静的看台

逼向老年的大钟

而一个家庭宴会的高潮

和酒精的含量有关

离你最近的女人

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

注视着积雪、空行

田鼠们所坚信的黑暗

领域

今夜始于何处

客人们在墙上干杯

妙语与灯周旋

谁苦心练习

演奏自己的一生

那秃顶钢琴家

家里准有一轮太阳

模仿沉默

我的手爬过桌子

有人把狗赶进历史

再挖掘出来

它们把住大门

一对老人转身飞走

回头时目光凶狠

二月招来乡下木匠

重新支撑天空

道路以外的春天

让人忙于眺望

据我所知

前往故事中的人们

搬开了一座大山

他才诞生

我从事故出发

刚抵达另一个国家

颠倒字母

使每餐必有意义

踮脚构着时间的刻度

战争对他还太远

父亲又太近

他低头通过考试

踏上那无边的甲板

隔墙有耳

但我要跟上他的速度

写作！

他用红色油漆道路

让凤凰们降落

展示垂死的动作

那些含义不明的路标

环绕着冬天

连音乐都在下雪

我小心翼翼

每个字下都是深渊

当一棵大树

平息着八面来风

他的花园

因妄想而荒芜

我漫不经心地翻看

他的不良记录

只能坚信过去的花朵

他伪造了我的签名

而长大成人

并和我互换大衣

以潜入我的夜

搜寻着引爆故事的

导火索

重影

谁在月下敲门

看石头开花

琴师在回廊游荡

令人怦然心动

不知朝夕

流水和金鱼

拨动时光方向

向日葵受伤

指点路径

盲人们站在

不可理解之光上

抓住愤怒

刺客与月光

一起走向他乡

守夜

月光小于睡眠

河水穿过我们的房间

家具在哪儿靠岸

不仅是编年史

也包括非法的气候中

公认的一面

使我们接近雨林

哦哭泣的防线

玻璃镇纸读出

文字叙述中的伤口

多少黑山挡住了

一九九四年

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握紧拳头叫喊

无题

人们赶路到达

转世隐入鸟之梦

太阳从麦田逃走

又随乞丐返回

谁与天比高

那早夭的歌手

在气象图里飞翔

掌灯冲进风雪

我买了份报纸

从日子找回零钱

在夜的入口处

摇身一变

被颂扬之鱼

穿过众人的泪水

喂上游的健康人

到明天有多远

夜

充满细节的排浪

我们以外之光

正是想像来自伤口

月亮卫士穿行

为每颗心上发条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自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夜比所有的厄运

更雄辩

夜在我们脚下

这遮蔽诗的灯罩

已经破碎

紫色

明亮的下午

号角阵阵

满树的柿子晃动

如知识在脑中

我开门等夜

在大师的时间里

读书下棋

有人从王位上

扔出石头

没有击中我

船夫幽灵般划过

波光创造了你

并为你纹身

我们手指交叉

一颗星星煞住车

照亮我们

无题

几度诗中回首

夜鸟齐鸣

你向歌声逝去之处

释放着烟雾

打伞进入明天

你漫游者

从你的尽头再向前

什么能代替喜悦

世纪的狐狸们

在鸿沟之间跳跃

你看见那座辉煌的桥

怎样消失在天边

一个早晨触及

核桃隐秘的思想

水的激情之上

是云初醒时的孤独

旧地

死亡总是从反面

观察一幅画

此刻我从窗口

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旧地重游

我急于说出真相

可在天黑前

又能说出什么

饮过词语之杯

更让人干渴

与河水一起援引大地

我在空山倾听

吹笛人内心的呜咽

税收的天使们

从画的反面归来

从那些镀金的头颅

一直清点到落日

局外人

一代人如帷幕落下

下一代人在鼓掌

置身于暗处的人

你经历的时间

正得到重视

摸索于是有光

让一半生命空出来

充满鹤鸣

有人在病中游泳

当秋风察看

幼兽小小的脾气

道路加入睡眠

在打败你的光线中

你坚守无名栅栏

无题

--给Martin Mooij

集邮者们窥视生活

欢乐一闪而过

夜傲慢地跪下

托起世代的灯火

风转向鸟发狂

歌声摇落多少苹果

不倦的情人白了头

我俯身看命运

泉水安慰我

在这无用的时刻

下一棵树

风从哪儿来

我们数着罂粟籽中的

日日夜夜

大雪散布着

某一气流的谎言

邮筒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我们牵回往事

栓在下一棵树上

来吧野蛮人

请加入这一传说

这预定的时刻开花

谦卑的火焰

变成他乡之虎

我们游遍四方

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

返回为了命名

那路上的忧伤

为了

不眠之灯引导着你

从隐藏的棋艺中

找到对手

歌声兜售它的影子

你从某个结论

走向开放的黎明

为什么那最初的光线

让你如此不安？

一棵被种进伤口的

种子拒绝作证：

你因期待而告别

因爱而受苦

激情正如轮子

因闲置而完美

新年

怀抱花朵的孩子走向新年

为黑暗纹身的指挥啊

在倾听那最短促的停顿

快把狮子关进音乐的牢宠

快让石头佯装成隐士

在平行之间移动

谁是客人？当所有的日子

倾巢而出在路上飞行

失败之书博大精深

每一刻都是捷径

我得以穿过东方的意义

回家关上死亡之门

边境

风暴转向北方的未来

病人们的根在地下怒吼

太阳的螺旋桨

驱赶蜜蜂变成光芒

链条上的使者们

在那些招风耳里播种

被记住的河流

不再终结

被偷去了的声音

已成为边境

边境上没有希望

一本书

存下一个翅膀

还有语言的坚冰中

赎罪的兄弟

你为此而斗争

借来方向

一条鱼的生活

充满了漏洞

流水的漏洞啊泡沫

那是我的言说

借来方向

醉汉穿过他的重重回声

而心是看家狗

永远朝向抒情的中心

行进中的音乐

被一次事故所粉碎

天空覆盖我们

感情生活的另一面

借来方向

候鸟挣脱了我的睡眠

闪电落入众人之体

言者无罪

无题

醒来是自由

那星辰之间的矛盾

门在抵抗岁月

丝绸卷走了叫喊

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

从心理关掉的灯

这脆弱的时刻

敌对的岸

风折叠所有的消息

记忆变成了主人

哦陈酒

因表达而变色

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

火不能为火作证

冬之旅

谁在虚无上打字

太多的故事

是十二块石头

击中表盘

是十二只天鹅

飞离冬天

而夜里的石头

描述着光线

盲目的钟

为缺席者呼喊

进入房间

你看见那个丑角

在进入冬天时

留下的火焰

否认

蒙面的纪念日

是一盏灯笼

收割从夜间开始

到永恒

从死者的眼里

采摘棉花

冬天索回记忆

纺出十年长的风

日子成为路标

风叩响重音之门

果园没有历史

梦里没有医生

逃离纪念日

我呼吸并否认

六月

风在耳边说六月

六月是张黑名单

我提前离席

请注意告别方式

那些词的叹息

请注意那些诠释：

无边的塑料花

在死亡左岸

水泥广场

从写作中延伸

到此刻

我从写作中逃跑

当黎明被锻造

旗帜盖住大海

而忠实于大海的

低音喇叭说六月

无题

那淬火的斧子惊醒罢工的大海

许多把钥匙插进同一夜里

哦灯光

裸露于大地的时间多么沉静

如同分开洪水的房顶

在鸟类命运中变化的气候

被辨别月亮指纹的风所确认

投石问路十倍于现实的书

挡住了召唤证人的叫喊

所有的疑问都指向爱

当死去的朋友浮现出笑容

错误

独奏的萨克斯管

醉得像发疯的梭子

用光线织成天空

雨织成雪

在饥饿边缘

死水长出骨头

四处游动

当逻辑结成链条

古老的意志

铸成大钟

理发师剪去

我那多余的岁月

我看起来远行

穿过镜子

在另一个时代

我慢慢生

在我周围

有人交易有人演讲

没有声音

日子与道路

阴影如船歌

来自古老的绿色

太阳从左边照亮

那教堂的手势

另起一段像

拉开无梦的抽屉

反对沉默反对裂缝

当朋友的沉默

卡在尴尬的裂缝

我们寻找我们射击

那流血的目标

奔走的伤口

交通信号灯指出

日子与道路的分歧

这隐喻如染缸

浸透我们的衣裳

开始的声音

结束的颜色

送报

谁相信面具的哭泣

谁相信哭泣的国家

国家失去记忆

记忆成为早晨

送报的孩子从早晨出发

凄厉的小号响遍全城

是你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

神经脆弱的蔬菜啊

农民们把手栽进地里

盼望抓住金条的好年景

政客在自己舌头上

撒着胡椒粉

而桦树林正在讨论

是捐躯于艺术还是门

这个公共的早晨

被送报的孩子所创造

一场革命掠过街头

他睡了

阳台

钟声是一种欲望

会导致错误的风向

有人沿着街道的

吩咐回家

走向他的苹果

说书人和故事一起

迁移没再回来

数数鸟窝

我们常用数字

记住那赤脚的歌声

年代就这样

爬上我们的黄昏

刚好到陈酒斟在

杯子里的高度

回忆忙于挑选客人

看谁先到达

古堡

那些玫瑰令人羞惭

像这家族的真理

让你久久逗留

喷泉追溯到生殖

黑暗的第一线光明

死水吞吃浮雕上

骄傲的火焰

松裹的迷宫是语法

你找到出路才会说话

沿着一级级台阶

深入这语言的内部

明门暗道通向

巨型回声般的大厅

你高喊没有回声

在环绕你的肖像中

最后一代女主人

移开她老年的面具

在情欲之杯饮水

她目送一只猫

走出那生命的界限

零度琴声荡漾

他的时刻表

不再到达的明天

一九一六年战争箭头

指往所有方向

她铺上雪白的桌布

召唤饥饿的艺术

当最彸的烛火

陈述着世纪的风暴

她死于饥饿

井大地的独眼

你触摸烛台

那双冰冷的手

握住火焰

她喂食养过的鸽子

在家族的沉默作窝

听到明天的叹息

大门砰然关闭

艺术已死去

玫瑰刚刚开放

阅读

品尝多余的泪水

你的星宿啊

照耀着迷人的一天

一双手是诞生中

最抒情的部分

一个变化者的字

在舞蹈中

寻找它的根

看夏天的文木

那饮茶人的月亮

正是废墟上

乌鸦弟子们的

黄金时间

所有跪下的含义

损坏了指甲

所有生长的烟

加入了人的诺言

品尝多余的大海

背叛的盐

安魂曲 给珊珊

那一年的浪头

淹没了镜中之沙

迷途即离别

而在离别的意义上

所有语言的瞬间

如日影西斜

生命只是个诺言

别为它悲伤

花园毁灭以前

我们有过太多时间

争辩飞鸟的含义

敲开午夜之门

孤独象火柴被擦亮

当童年的坑道

导向可疑的矿层

迷途即离别

而诗在纠正生活

纠正诗的回声

工作

与它的影子竟赛

鸟变成了回声

并非偶然你

在风暴中选择职业

是飞艇里的词

古老的记忆中的

刺

开窗的母亲

像旧书里的主人公

展开秋天的折扇

如此耀眼

你这不肖之子

用白云擦洗玻璃

擦洗玻璃中的自己

休息

你终于到达

云朵停靠的星期天

休息正如慌言

必须小心有人窥看

它在键盘上弹奏

白昼与黑夜

弹奏明天

那幸福的链条

死者挣脱的影子

锁住天空

旅行

那影子在饮水

那笑声模仿

撑开黎明的光线的

崩溃方式

带着书去旅行

书因旅行获得年龄

因旅行而匿名

那深入布景的马

回首

你刚好到达

那人出生的地方

鱼从水下看城市

水下有新鲜的诱饵

令人难堪的锚

使命

牧师在祷告中迷路

一扇通风窗

开向另一个时代

逃亡者在翻墙

气喘嘘嘘的词在引发

作者的心脏病

深呼吸更深些

抓住和北风辩论的

槐树的根

夏天到了

树冠是地下告密者

低语是被蜂群蜇伤的

红色睡眠

不一场风暴

目的地

你沿着奇数

和练习发音的火花

旅行从地图

俯瞰道路的葬礼

他们挖得真深

触及诗意

名号不能止住

韵律的阵痛

你靠近风的隐喻

随白发远去

暗夜打开上颌

露出楼梯

战后

从梦里蒸馏的形象

在天边遗弃旗帜

池塘变得明亮

那失踪者的笑声表明

疼痛是

莲花的叫喊

我们的沉默

变成草桨

变成纸

那愈合书写伤口的冬天

围困

红樱桃被其词义嚼碎

把核儿吐向

盲鸟们俯冲的海

我在港口等你

灯光计算着夜的容量

多少悲舟——

那些世代相传的锚

水下生锈的风暴

星星提高你的歌声

在告别的横线上

直到死亡敲门

直到阅读成为可能

田野被合进书里

你抱着这书

赤裸地进入鸟的瞳孔

充满光明

同行

这书很重像锚

沉向生还者的阐释中

作者的脸像大洋彼岸的钟

不可能交谈

词整夜在海上漂浮

早上突然起飞

笑声落进空碗里

太阳在肉铺铁勾上转动

头班公共汽车开向

田野尽头的邮局

哦那绿色变奏中的

离别之王

作者突然问：谁

知道失败的绝招？

在那些迅猛生长的树下

我越变越小

在城市的棋盘上

移动

那最初的

记忆暴君在田野敲钟

震碎围困他的时间镜框

试图抓住风暴的警察

因辨认指纹而晕眩

那最初的搅动万丈光芒

星星在夜的剧场订座

看那黎明之王死去

影子刺客们斜如命运

歌声浸润了喉咙

那最初的狼血般温暖

明天是幸存的黄金

孤儿带领盲目的颂歌

在隘口会见月亮

当天地合拢

那最初的点火

那最初的没有名字

河流穿过时刻表

太阳撑开它耀眼的伞

为异乡人送行

那最初的是路程

旅行日记

火车进入森林前

我像无用的灭火器

睡着了

灯光照亮的工地：

手术中剖开的内脏

有人丁当打铁

多么微弱的心跳

桥纵身一跃

把新闻最阴暗的向度

带给明天的城市

前进！深入明天

孩子们的语病

我从车窗探出头来

像作者从他的畅销书

向外张望

天气多好

白云的肥指头

沿钢轨之弦滑向终点

－墙上破晓

杂志片断之一

炊烟老人们瑟瑟起立

县长那伤风嗓音中的烟火

照亮新剧院的蓝图

高音喇叭召来昨日闪电

我跟你相约在九八……

雨在台阶上狠命弹奏

晚霞从小贩脸上消失

来自天上细瘦的河

正穿过他童年的枣树林

汉字印满了暗夜

刚果河的鳄鱼在电视出没

咬住人们梦的膀胱

筷子搭在碗的满弓上

而厨师一刀斩下

公鸡脑袋里的黎明

无题

我看不见

清澈的水池里的金鱼

隐秘的生活

我穿越镜子的努力

没有成功

一匹马在古老的房顶上

突然被勒住疆绳

我转过街角

乡村大道上的土

遮蔽天空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悼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日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夏日的黄铜

一个谣言的儿子

坐在节育的花环上

听夏日的黄铜

步伐整齐的士兵

沿生锈的道路走来

看夏日的黄铜

树上深深的斧痕

永远迷人地微笑着

吃夏日的黄铜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读书笔记

禁忌的花草

是历史的粮食

螺钿的天空下

纸蝴蝶梦见

一个石头的家族

那颗胸中的红色棋子

驱使我向前

我是王或者卒

的影子我遮蔽

隔岸的风云

激情

第五十代的耗子们

挥舞着长鞭

小木房的歌

为了你

春天在歌唱

草绿了花红了

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

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

松鼠窜杜鹃啼

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

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

雨珠落水花飞

洒在如痴的小河上

为了你, 风鼓云帆去远航

潮儿涌波儿碎

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

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

长眠的哥哥醒来了

睁开眼睛向外望

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

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

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

岗位

一只麋鹿走向陷阱

权力枞树说斗争

秋天重复着

牢记在核桃里

怀着同一秘密

我头发白了

退休-倒退着

离开我的岗位

只退了一步

不整整十年

我的时代在背后

突然敲响大鼓

不

答案很快就能知道

已折射在他脸上

临近遗忘

临近田野的旁白

临近祖国这个词

所拥有的绝望

麦粒饱满

啊成熟的哭泣

今夜最忠实的孤独

在为他引渡

他对所有排队

而喋喋不休的日子说

不

零度以上的风景

是鹞鹰教会歌声游泳

是歌声追溯那最初的风

我们交换欢乐的碎片

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家庭

是父亲确认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

哭泣之门砰然关闭

回声在追赶它的叫喊

是笔在绝望中开花

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

是爱的光线醒来

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无题

被笔勾掉的山水

在这里重现

我指的绝不是修辞

修辞之上的十月

飞行处处可见

黑衣侦察兵

上升把世界

微缩成一声叫喊

财富变成洪水

闪光一瞬扩展成

过冬的经验

当我像个假证人

坐在田野中间

大雪部队卸掉伪装

变成语言

灵魂游戏

那些手梳理秋风

有港口就有人等待

晴天太多的

麻烦汇集成乌云

天气在安慰我们

像梦够到无梦的人

日子和楼梯不动

我们上下奔跑

直到蓝色脚印开花

直到记忆中的脸

变成关上的门

请坐来谈谈

这一年剩下的书页

书页以外的沉沦

逆光时刻

采珠入潜入夜晚

云中的鼓手动作优美

星星绞链吊起楼房

转向另一面

窗户漏掉巨型风暴

漩涡中的沉睡者

快抓住这标明出口的

设计图纸吧

逆光时刻道路暗淡

渔夫在虚无以外撒网

一只蝴蝶翻飞在

历史巨大的昏话中

过夜

一条河把鳟鱼带到盘中

烧酒兄弟和高梁父亲

留我过夜玻璃

有凶手的皱纹

旅馆接待员盯着我

我听到他心脏的杂音

那心脏忽明忽暗

照亮登记表

光滑的大理石上

钢琴曲走调

电梯把哈欠变成叫喊

穿过灯光的泡沫

风从舒展的袖子

亮出铁事

关键词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那是蛀虫工作的

黑暗属性

暴力的最小的孩子

空中的足音

关键词我的影子

锤打着梦中之铁

踏着那节奏

一只孤狼走进

无人失败的黄昏

鹭鸶在水上书写

一生一天一个句子

晴空

大街如烈马飞奔

灯光之蹄明灭

诗人和他的夜坐在街角

一杯热咖啡：体育场

比赛正在进行

观众跃起变为乌鸦

失败的谣言啊

烟囱上空的父亲

带诗人更上一层楼

阳光在云中擂鼓

渔船缝纫大海

请沿地平线折叠此刻

让玉米星星在一起

上帝绝望的双臂

在表盘上转动

诗人落进诗的圈套

他一夜白了头

满楼狂风

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微微的希望

我和无数

不能孵化的卵石

垒在一起

蓝色的河溪爬来

把我们吞没

又悄悄吐出

没有别的

只希望草能够延长

它的影子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雨行

云 灰灰的

再也洗不干净

我们打开雨伞

索性涂黑了天空

在缓缓飘动的夜里

有两对双星

似乎没有定轨

只是时远时近……

泡影

两个自由的水泡

从梦海深处升起……

朦朦胧胧的银雾

在微风中散去

我象孩子一样

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

徒劳的要把泡影

带回现实的陆地

感觉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弧线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小巷

小巷

又弯又长

没有门

没有窗

我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规避

穿过肃立的岩石

我

走向海岸

你说吧

我懂全世界的语言

海笑了

给我看

会游泳的鸟

会飞的鱼

会唱歌的沙滩

对那永恒的质疑

却不发一言

案件

黑夜

象一群又一群

蒙面人

悄悄走近

然后走开

我失去了梦

口袋里只剩下最小的分币

我被劫了

我对太阳说

太阳去追赶黑夜

又被另一群黑夜

所追赶

在夕光里

在夕光里

你把嘴紧紧抿起：

只有一刻钟了

就是说 现在上演悲剧

要相隔十年 百年！

相距千里 万里！

忽然你顽皮地一笑

暴露了真实的年纪

话忘了一句

嗯 肯定忘了一句

我们始终没有想出

太阳却已悄悄安息

眨眼

在那错误的年代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我坚信

我目不转睛

彩虹

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时钟

在教堂里栖息

沉静地嗑着时辰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口深井

红花

在银幕上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为了坚信

我双目圆睁

生命幻想曲

把我的幻影和梦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柳枝编成的船篷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拉紧桅绳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没有目的

在蓝天中荡漾

让阳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一步步

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我被风推着

向东向西

太阳消失在暮色里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天微明

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

碰击着

轰隆隆－－－雷鸣电闪

我到那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用金黄的麦秸

织成摇篮

把我的灵感和心

放在里边

装好纽扣的车轮

让时间拖着

去问候世界

车轮滚过

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

蟋蟀欢迎我

抖动着琴弦

我把希望溶进花香

黑夜象山谷

白昼象峰巅

睡吧！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时间的马

累倒了

黄尾的太平鸟

在我的车中做窝

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

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

太阳烘着地球

象烤一块面包

我行走着

赤着双脚

我把我的足迹

象图章印遍大地

世界也就溶进了

我的生命

我要唱

一支人类的歌曲

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初夏

乌云渐渐稀疏

我跳出月亮的圆窗

跳过一片片

美丽而安静的积水

回到村里

在新鲜的泥土墙上

青草开始生长

每扇木门

都是新的

都像洋槐花那样洁净

窗纸一声不响

像空白的信封

不要相信我

也不要相信别人

把还没睡醒的

相思花

插在一对对门环里

让一切故事的开始

都充满芳馨和惊奇

早晨走近了

快爬到树上去

我脱去草帽

脱去习惯的外鞘

变成一个

淡绿色的知了

是的我要叫了

公鸡老了

垂下失色的羽毛

所有早起的小女孩

都会到田野上去

去采春天留下的

红樱桃

并且微笑

摄

阳光

在天上一闪

又被乌云埋掩

暴雨冲洗着

我灵魂的底片

山影

山影里

现出远古的武士

挽着骏马

路在周围消失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结束

一瞬间

崩坍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

带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多少秀美的绿树

被痛哭扭弯了身躯

在把勇士哭抚

残缺的月亮

被上帝藏进浓雾

一切已经结束

雨后

雨后

一片水的平原

一片沉寂

千百种虫翅不再振响

在马齿苋

肿痛的土地上

水虱追逐着颤动的波

花瓣、润红、淡蓝

苦苦地恋着断枝

浮沫在倒卖偷来的颜色……

远远的小柳树

被粘住了头发

它第一次看见自己

为什么不快乐

别

在春天

你把手帕轻挥

是让我远去

还是马上返回？

不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因为

就像水中的落花

就像花上的露水……

只有影子懂得

只有风能体会

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

还在心花中纷飞……

我的独木船

（一）

我的独木船

没有桨没有风帆

飘在大海中间

飘在大海中间

没有桨没有风帆

风呵命运的风呵

感情的波澜

请把我吞没

或送回彼岸

即使是梦幻

即使是梦幻……

我在盼望那

沉静的港湾；

我在盼望那

黄金的海滩；

我在盼望那

岸边的姑娘

和她相见

和她相见

和她相见！

（二）

我的独木船

没有舵没有绳缆

飘在人世间

飘在人世间

没有舵没有绳缆

风呵命运的风呵

感情的波澜

请把我埋葬

或送回家园

即使是碎片

即使是碎片……

我在想念那

美丽的栈桥；

我在想念那

含泪的灯盏；

我在想念那

灯下的母亲

祝她晚安

祝她晚安

祝她晚安！

我是一座小城

我的心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杂乱的市场

没有众多的居民

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

只有一片落叶

只有一簇花丛

还偷偷掩藏着

儿时的深情……

我的梦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森严的殿堂

没有神圣的坟陵

安安静静

安安静静

只有一团薄雾

只有一阵微风

还悄悄依恋着

童年的纯真……

啊我是一座小城

一座最小的城

只能住一个人

只能住一个人

我的梦中人

我的心上人

我的爱人啊

为什么不来临？

为什么不来临？

奠

我把你的誓言

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心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

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

雪人

在你的门前

我堆起一个雪人

代表笨拙的我

把你久等

你拿出一颗棒糖

一颗甜甜的心

埋进雪里

说这样才会高兴

雪人没有笑

默默无声

直到春天的骄阳

把它融化干净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呢

小小的泪潭边

只有蜜蜂

绿地之舞

绿地上、转动着

恍惚的小风车

白粉蝶像一片旋涡

你在旋转中飘落

你在旋转中飘落……

草尖上抖动着

斜斜的细影子

金花蕾把弦儿轻拨

我在颤音中沉没

我在颤音中沉没……

呵那触心的微芳

呵那春海的余波

请你笑吧让我哭吧

为到来的生活！

为到来的生活！

安慰

青青的野葡萄

淡黄的小月亮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

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

红太阳

诗情

一片朦胧的夕光

衬着暗绿的楼影

你从雾雨中显现

带着浴后的红晕

多少语言和往事

都在微笑中消溶

我们走进了夜海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还记得那条河吗？

还记得那条河吗？

她那么会拐弯

用小树叶遮住眼睛

然后不发一言

我们走了好久

却没问清她从哪里来

最后只发现

有一盏可爱的小灯

在河里悄悄洗澡

现在河边没有花了

只有一条小路

白极了像从大雪球里

抽出的一段棉线

黑皮肤的树

被冬天用魔法

固定在雪上

隔着水他们也没忘记

要互相指责

水仍在流着

在没有人的时候

就唱起不懂的歌

她从一个温暖的地方来

所以不怕感冒

她轻轻呵气

好像磨沙玻璃

她要在上面画画

我不会画画

我只会在雪地上写信

写下你想知道的一切

来吧要不晚了

信会化的

刚懂事的花会把它偷走

交给吓人的熊蜂

然后蜜就没了

只剩下一盏小灯

也许我不该写信

也许我不该写信

我不该用眼睛说话

我被粗大的生活

束缚在岩石上

忍受着梦寐的干渴

忍受着拍卖商估价的

声音在身上爬动

我将被世界决定

我将被世界决定

却从不曾决定世界

我努力着

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

我不该写信

不应该请你不要读它

把它保存在火焰里

直到长夜来临

我的心爱着世界

我的心爱着世界

爱着在一个冬天的夜晚

轻轻吻她像一个纯净的

野火吻着全部草地

草地是温暖的在尽头

有一片冰湖湖底睡着鲈鱼

我的心爱着世界

她溶化了像一朵霜花

溶进了我的血液她

亲切地流着从海洋流向

高山流着使眼睛变得蔚蓝

使早晨变得红润

我的心爱着世界

我爱着用我的血液为她

画像可爱的侧面像

玉米和群星的珠串不再闪耀

有些人疲倦了转过头去

转过头去去欣赏一张广告

我的诗

我的诗

不曾写在羊皮纸上

不曾侵蚀

碑石和青铜

更不曾

在沉郁的金页中

划下一丝指痕

我的诗

只是风

一阵清澈的风

它从归雁的翅羽下

升起

悄悄掠过患者

梦的帐顶

掠过高烧者的焰心

使之变幻

使之澄清

在西郊的绿野上

不断沉降

像春雪一样洁净

消溶

叽叽喳喳的寂静

雪用纯洁

拒绝人们的到来

远处小灌木丛里

一小群鸟雀叽叽喳喳

她们在讲自己的事

讲贮存谷粒的方法

讲妈妈

讲月芽怎么变成了

金黄的气球

我走向许多地方

都不能离开

那片叽叽喳喳的寂静

也许在我心里

也有一个冬天

一片绝无人迹的雪地

在那里

许多小灌木缩成一团

维护着喜欢发言的鸟雀

自信

你说

再不把必然相信

再不察看指纹

攥起小小的拳头

再不相信

眯着眼睛

独自在落叶的路上穿过

让那些悠闲的风

在身后吃惊

你骄傲地走着

一切已经决定

走着

好像身后

跟着一个沮丧得不敢哭泣的

孩子

他叫命运

不要在那里踱步

不要在那里踱步

天黑了

一小群星星悄悄散开

包围了巨大的枯树

不要在那里踱步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不要在那里踱步

下山吧

人生需要重复

重复是路

不要在那里踱步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灯光

和麦田边新鲜的花朵

正摇荡着黎明的帷幕

有时

有时祖国只是一个

巨大的鸟巢

松疏的北方枝条

把我环绕

使我看见太阳

把爱装满我的篮子

使我喜爱阳光的羽毛

我们在掌心睡着

像小鸟那样

相互做梦

四下是蓝空气

秋天

黄叶飘飘

假如……

假如钟声响了

就请用羽毛

把我安葬

我将在冥夜中

编织一对

巨大的翅膀

在我眷恋的祖国上空

继续飞翔

星岛的夜

敲敲

星星点点的铃声

还在闪耀

在学校

在课桌一角

有一张字条

是最初的情书？

是最后的得数？

谁能知道

房上猫跳

吓灭了萤火虫

蜗牛在逃跑

还在盯梢

歪歪斜斜的影子

悄悄

悟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们相恋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欢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在窗帘后面

被纯白的墙壁围绕

从黄昏迁来的野花

将变成另一种颜色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在一个小站上

注视着周围的荒草

让列车静静驰过

带走温和的记忆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你说

它就在大海旁边

像金桔那么美丽

所有喜欢它的孩子

都将在早晨长大

走了那么远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简历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我从北方的草滩上

走出沿着一条

发白的路走进

布满齿轮的城市

走进狭小的街巷

板棚每颗低低的心

在一片淡漠的烟中

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我相信我的听众

天空还有

海上迸溅的水滴

它们将复盖我的一切

复盖那无法寻找的

坟墓我知道

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

都会围拢

在灯光暗淡的一瞬

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我唱自己的歌

我唱自己的歌

在布满车前草的道路上

在灌木的集市上

在雪松和白桦树的舞会上

在那山野的原始欢乐上

我唱自己的歌

我唱自己的歌

在热电厂恐怖的烟云中

在变速箱复杂的组织中

在砂轮的亲吻中

在那社会文明的运行中

我唱自己的歌

我唱自己的歌

即不陌生又不熟练

我是练习曲的孩子

愿意加入所有歌队

为了不让规范的人们知道

我唱自己的歌

我唱呵唱自己的歌

直到世界恢复了史前的寂寞

细长的月亮

从海边向我走来

轻轻地问：为什么？

你唱自己的歌

土地是弯曲的

土地是弯曲的

我看不见你

我只能远远看见

你心上的蓝天

蓝吗？真蓝

那蓝色就是语言

我想使世界感到愉快

微笑却凝固在嘴边

还是给我一朵云吧

擦去晴朗的时间

我的眼泪需要泪水

我的太阳需要安眠

不是再见

我们告别了两年

告别的结果

总是再见

今夜你真是要走了

真的走了不是再见

还需要什么？

手凉凉的没有手绢

是信么？信？

在那个纸叠的世界里

有一座我们的花园

我们曾在花园里游玩

在干净的台阶上画着图案

我们和图案一起跳舞

跳着忘记了天是黑的

巨大的火星还在缓缓旋转

现在还是让火焰读完吧

它明亮地微笑着

多么温暖

我多想你再看我一下

然而没有烟在飘散

你走吧爱还没有烧完

路还可以看见

走吧越走越远

当一切在虫鸣中消失

你就会看见黎明的栅栏

请打开那栅栏的门扇

静静地站着站着

像花朵那样安眠

你将在静默中得到太阳

得到太阳这就是我的祝愿

生日

因为生日

我得到了一个彩色的钱夹

我没有钱

也不喜欢那些乏味的分币

我跑到那个古怪的大土堆后

去看那些爱我的小花

我说我有一个仓库了

可以用来贮存花籽

钱夹里真的装满了花籽

有的黑亮、黑亮

像奇怪的小眼睛

我又说别怕

我要带你们到春天的家里去

在那儿你们会得到

绿色的短上衣

和彩色花边的布帽子

我有一个小钱夹了

我不要钱

不要那些不会发芽的分币

我只要装满小小的花籽

我要知道她们的生日

我耕耘

我耕耘

浅浅的诗行

延展着

像大西北荒地中

模糊的田垄

风太大了风

在我的身后

一片灰砂

染黄了雪白的云层

我播下了心

它会萌芽吗？

会完全可能

在我和道路消失之后

将有几片绿叶

在荒地中醒来

在暴烈的晴空下

代表美

代表生命

小贩

在街角

铺一张油布

前边是路

他们很灵敏

是网上的蜘蛛

他们很茫然

是网中的猎物

田埂

路是这样窄么？

只是一脉田埂

拥攘而沉默的苜蓿

禁止并肩而行

如果你跟我走

就会数我的脚印；

如果我跟你走

就会看你的背影

来源

泉水的台阶

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

我所有的花都从梦里出来

我的火焰

大海的青色

晴空中最强的兵

我所有的梦都从水里出来

一节节阳光的铁链

木盒带来的空气

鱼和鸟的姿势

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

熔点

阳光在一定高度使人温暖

起起伏伏的钱币

将淹没那些梦幻

桔红色苦闷的砖

没有一朵花能在土地上永远漂浮

没有一只手一只船

一种泉水的声音

没有一只鸟能躲过白天

正像没有一个人能避免

自己

避免黑暗

试验

那个女人在草场上走着

脚边是短裙

她一生都在澄蓝的墨水中行走

她一生都在看化学教室

闪电吐出的紫色花蕊淋湿的石块

她一生都在看灰楼板上灰色的影子

更年长者打碎了夜晚的长窗

在玻璃落下去的时候她笑

和这个人或那个人

把生活分布在四周

她点燃过男孩的火焰

回家

我看见你的手

在阳光下遮住眼睛

我看见你头发

被小帽遮住

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

在笑

你的小车子放在一边

Sam

你不认识我了

我离开你太久的时间

我离开你

是因为害怕看你

我的爱

像玻璃

是因为害怕

在台阶上你把手伸给我

说：胖

你要我带你回家

在你睡着的时候

我看见你的眼泪

你手里握着的白色的花

我打过你

你说这是调皮的爹爹

你说：胖喜欢我

你什么都知道

Sam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想你

我们隔着大海

那海水拥抱着你的小岛

岛上有树外婆

和你的玩具

我多想抱抱你

在黑夜来临的时候

Sam

我要对你说一句话

Sam我喜欢你

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

再没有人听见

爱你Sam

我要回家

你带我回家

你那么小

就知道了

我会回来

看你

把你一点一点举起来

Sam你在阳光里

我也在阳光里

北戴河之滨

那一夜

我仿佛只有八岁

我不知道我的任性

要求着什么

你拨开湿漉漉的树丛

引我走向沙滩

在那里　温柔的风

抚摸着毛边的月晕

潮有节奏地

沉没在黑暗里

发红的烟头

在你眼中投下两瓣光焰

你嘲弄地用手指

捺灭那躲闪的火星

突然你背转身

掩饰地

以不稳定的声音问我

海怎么啦

什么也看不见　你瞧

我们走到了边缘

那么恢复起

你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吧

回到冰冷的底座上

献给时代和历史

以你全部

石头般沉重的信念

把属于你自己的

忧伤

交给我

带回远远的南方

让海鸥和归帆

你的没有写出的诗

优美了

每一颗心的港湾

.

向北方

一朵初夏的蔷薇

划过波浪的琴弦

向不可及的水平远航

乌云像癣一样

布满天空的颜面

鸥群

却为她铺开洁白的翅膀

去吧

我愿望的小太阳

如果你沉没了

就睡在大海的胸膛

在水母银色的帐顶

永远有绿色的波涛喧响

让我也漂去吧

让阳光熨贴的风

把我轻轻吹送

顺着温暖的海流

漂向北方

.

北京深秋的晚上

一

夜漫过路灯的警戒线

去扑灭群星

风跟踪而来震动了每一片杨树

发出潮水般的喧响

我们也去吧

去争夺天空

或者做一片小叶子

回应森林的歌唱

二

我不怕在你面前显得弱小

让高速的车阵

把城市的庄严挤垮吧

世界在你的肩后

有一个安全的空隙

车灯戳穿的夜

桔红色的地平线上

我们很孤寂

然而正是我单薄的影子

和你站在一起

三

当你仅仅是你

我仅仅是我的时候

我们争吵

我们和好

一对古怪的朋友

当你不再是你

我不再是我的时候

我们的手臂之间

没有熔点

没有缺口

四

假如没有你

假如不是异乡

微雨、落叶、足响

假如不必解释

假如不用设防

路柱、横线、交通棒

假如不见面

假如见面能遗忘

寂静、阴影、悠长

五

我感觉到：这一刻

正在慢慢消逝

成为往事

成为记忆

你闪耀不定的微笑

浮动在

一层层的泪水里

我感觉到：今夜和明夜

隔着长长的一生

心和心要跋涉多少岁月

才能在世界那头相聚

我想请求你

站一站路灯下

我只默默背过脸去

六

夜色在你身后合拢

你走向夜空

成为一个无解的迷

一颗冰凉的泪点

挂在永恒的脸上

躲在我残存的梦中

.

初春

朋友是春天了

驱散忧愁揩去泪水

向着太阳微笑

虽然还没有花的洪流

冲毁冬的镣铐

奔泻着酩酊的芬芳

泛滥在平原、山坳

虽然还没有鸟的歌瀑

飞溅起万千银珠

四散在雾蒙蒙的拂晓

滚动在黄昏的林荫道

但等着吧

一旦惊雷起

乌云便仓皇而逃

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呵

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

是还有寒意

还有霜似的烦恼

如果你侧耳倾听

五老峰上狂风还在呼啸

战栗的山谷呵

仿佛一起嚎啕

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

如吹不灭的火苗

使天地温暖

连云儿也不再他飘

友人让我们说

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

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

.

致大海

大海的日出

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

大海的夕阳

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

多少支在峭壁上唱出的歌曲

还由海风日夜

日夜地呢喃

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

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

都被海涛秘密

秘密地埋葬

有过咒骂有过悲伤

有过赞美有过荣光

大海变幻的生活

生活汹涌的海洋

哪儿是儿时挖掘的穴

哪里有初恋并肩的踪影

呵大海

就算你的波涛

能把记忆涤平

还有些贝壳

撒在山坡上

如夏夜的星

也许漩涡眨着危险的眼

也许暴风张开贪婪的口

呵生活

固然你已断送

无数纯洁的梦

也还有些勇敢的人

如暴风雨中

疾飞的海燕

傍晚的海岸夜一样冷静

冷夜的山岩死一般严峻

从海岸的山岩

多么寂寞我的影

从黄昏到夜阑

多么骄傲我的心

自由的元素呵

任你是佯装的咆哮

任你是虚伪的平静

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

一切的过去

这个世界

有沉沦的痛苦

也有苏醒的欢欣

.

悼

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

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

请你把刚写完的歌交给我

我要一路播种火花

你已渐次埋葬了破碎的梦

受伤的心

和被损害的年华

但你为自由所充实的声音决不会

因生命的消亡而喑哑

在你长逝的地方泥土掩埋的

不是一副锁着镣铐的骨架

就像可怜的大地母亲她含泪收容的

那无数屈辱和谋杀

从这里要长出一棵大树

一座高耸的路标

朝你渴望的方向

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桠

你为什么牺牲？你在哪里倒下

时代垂下手无力回答

历史掩起脸暂不回答

但未来人民在清扫战场时

会从祖国的胸脯上

拣起你那断翼一样的旗帜

和带血的喇叭……

诗因你崇高的生命而不朽

生命因你不朽的诗而伟大

.

归梦

以我熟悉的一枝百合

（花瓣落在窗台上）

引起我的迷惘

以似乎吹在耳旁的呼吸

（脸深深埋在手里）

使我屏息

甚至以一段简单的练习曲

（妈妈的手风在窗外）

唉我终于又能哭出来

以被忽略的细节

以再理解了的启示

它归来了我的热情

以片断的诗

..

鼓岭随想

宁立于群峰之中

不愿高于莽草之上

题记

我渴

我的鞋硌脚

我习惯地说 别

否则我生气了

我故作恼怒地回过头

咦你在哪里呢

圆月

像一个明白无误的装饰音

证明我的随想曲

已经走调

泪水涌出眼眶

我孤零零地

站住

你的视线所无法关切的地方

峰群似以不可言喻的表情

提醒我

远远地风在山鼓吹号

呼唤我回到他们中间

形成一片

被切割的高原

我还渴

我的鞋硌脚

我仍然不住地

在心中对你絮絮叨叨

终于我忍住眼泪说

亲爱的别为我牵挂

我坚持在

我们共同的跑道上

.

海滨晨曲

一早我就奔向你呵大海

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

昨夜梦里听见你召唤我

像慈母呼唤久别的孩儿

我醒来聆听你深沉的歌声

一次比一次悲壮

一声比一声狂热

摇撼着小岛摇撼我的心

仿佛将在浪谷里一道沉没

你的潮水漫过我的心头

而又退下退下是为了

凝聚力量

迸出更凶猛的怒吼

我起身一把撕断了纱窗

夜星还在寒天闪烁

你等我等着我呀

莫非等不到黎明的那一刻

晨风刚把槟榔叶尖的露珠吻落

我来了你却意外地娴静温柔

你微笑你低语

你平息了一切

只留下淡淡的忧愁

只有我知道

枯朽的橡树为什么折断

但我不能说

望着你远去的帆影我沛然泪下

风儿已把你的诗章缓缓送走

叫我怎能不哭泣呢

为着我的来迟

夜里的耽搁

更为着我这样年轻

不能把时间、距离都冲破

风暴会再来临

请别忘了我

当你以雷鸣

震惊了沉闷的宇宙

我将在你的涛峰讴歌

呵不我是这样渺小

愿我化为雪白的小鸟

做你呼唤自由的使者

一旦窥见了你的秘密

便像那坚硬的礁石

受了千年的魔法不再开口

让你的飓风把我炼成你的歌喉

让你的狂涛把我塑成你的性格

我绝不犹豫

绝不后退

绝不发抖

大海呵请记住

我是你忠实的女儿

一早我就奔向你呵大海

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

..

惠安女子

野火在远方远方

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以古老部落的银饰

约束柔软的腰肢

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

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

啊浪花无边无际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一代人的呼声

我绝不申诉

我个人的不幸

错过的青春

变形的灵魂

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来痛苦的记忆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假如是我躺在烈士墓里

青苔侵蚀了石板上的字迹

假如是我尝遍铁窗风味

和镣铐争辩真理的法律

假如是我形容枯槁憔悴

赎罪般的劳作永无尽期

假如是我仅仅是

我的悲剧

我也许已经宽恕

我的泪水和愤怒

也许可以平息

但是为了孩子们的父亲

为了父亲们的孩子

为了各地纪念碑下

那无声的责问不再使人颤栗

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

不再使我们的眼睛无处躲避

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

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

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

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

为了天空的纯洁

和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

.-

馈赠

我的梦想是池塘的梦想

生存不仅映照天空

让周围的垂柳和紫云英

把我汲取干净吧

缘着树根我走向叶脉

凋谢于我并非伤悲

我表达了自己

我获得了生命

我的快乐是阳光的快乐

短暂却留下不朽的创作

在孩子双眸里

燃起金色的小火

在种子胚芽中

唱着翠绿的歌

我简单而又丰富

所以我深刻

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

只有春天理解这份热爱

忍受一切艰难失败

永远飞向温暖、光明的未来

啊流血的翅膀

写一行饱满的诗

深入所有心灵

进入所有年代

我的全部感情

都是土地的馈赠

流水线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星星一定疲倦了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

小树都病了

烟尘和单调使它们

失去了线条和色彩

一切我都感觉到了

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但是奇怪

我惟独不能感觉到

我自己的存在

仿佛丛树与星群

或者由于习惯

对自己已成的定局

再没有力量关怀

.-

呵母亲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象儿时一样

紧紧拉住你的衣襟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生怕浣洗会使它

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呵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退色呵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带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

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

墙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是什么？它是什么？

很可能

它是我渐渐老化的皮肤

既感觉不到雨冷风寒

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

或者我只是株车前草

装饰性地

寄生在它的泥缝里

我的偶然决定了它的必然

夜晚墙活动起来

伸出柔软的伪足

挤压我

勒索我

要我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

我惊恐地逃到大街

发现同样的噩梦

挂在每一个人的脚后跟

一道道畏缩的目光

一堵堵冰冷的墙

我终于明白了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和

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秋夜送友

第一次被你的才华所触动

是在迷迷蒙蒙的春雨中

今夜相别难再相逢

桑枝间呜咽的

已是深秋迟滞的风

你总把自己比作

雷击之后的老松

一生都治不好燎伤的苦痛

不像那扬花飘絮的岸柳

年年春天换一次姿容

我常愿自己像

南来北去的飞鸿

将道路铺在苍茫的天空

不学那顾影自恋的鹦鹉

朝朝暮暮离不开金丝笼

这是我们各自的不幸

也是我们共同的苦衷

因为我们对生活想得太多

我们的心呵

我们的心才时时这么沉重

什么时候老桩发新芽

摇落枯枝换来一树葱茏

什么时候大地春常在

安抚困倦的灵魂

无须再来去匆匆

.

群雕

没有天鹅绒沉甸甸的旗帜

垂拂在他们的双肩

紫丁香和速写薄

代替了镰刀、冲锋枪和钢钎

汨罗江的梦

在姑娘的睫毛下留有尾声

但所有风霜磨砺过的脸颊上

看不到昨夜的泪痕

是极光吗？是雷电吗

是心灵的信息爆炸

吸引了全部紧张急迫的视线

是时远时近的足音

响过在一瞬间

顿时生命如沸泉

慷慨挺拔的意志

使躯体开放如晨间的花

歌谣架着乌云之轭冉冉上升

追求不再成为一种祈愿

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有最粗糙的线条打凿出来的

这一群战士

本身便是

预言中年轻的神

.

人心的法则

为一朵花而死去

是值得的

冷漠的车轮

粗暴的靴底

使春天的彩虹

在所有眸子里黯然失色

既不能阻挡

又无处诉说

那么为抗议而死去

是值得的

为一句话而沉默

是值得的

远胜于大潮

雪崩似地跌落

这句话

被嘴唇紧紧封锁

汲取一生全部诚实与勇气

这句话不能说

那么为不背叛而沉默

是值得的

为一个诺言而信守终身？

为一次奉献而忍受寂寞？

是的生命不应当随意挥霍

但人心有各自的法则

假如能够

让我们死去千次百次吧

我们的沉默化为石头

像矿苗

在时间的急逝中指示存在

但是记住

最强烈的抗议

最勇敢的诚实

莫过于

活着并且开口

..

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石壁

最有限的营养

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

是华贵的亭伞

为野荒遮蔽风雨

越是生冷的地方

越显得放浪、美丽

不拘墙头、路旁

无论草坡、石隙

只要阳光常年有

春夏秋冬

都是你的花期

呵抬头是你

低头是你

闭上眼睛还是你

即使身在异乡他水

只要想起

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眼光便柔和如梦

心不知是悲是喜

.

四月的黄昏

四月的黄昏里

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

在峡谷低回

在天空游移

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

又何必苦苦寻觅

要歌唱你就歌唱吧 但请

轻轻 轻轻 温柔地

四月的黄昏

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也许有一个约会

至今尚未如期

也许有一次热恋

而不能相许

要哭泣你就哭泣吧 让泪水

流啊 流啊 默默地

童话诗人给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

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 人们相信了你

相信了雨后的塔松

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

桑椹、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

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

无数被摇撼的记忆

抖落岁月的尘沙

以纯银一样的声音

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往事二三

一只打翻的酒盅

石路在月光下浮动

青草压倒的地方

遗落一只映山红

桉树林旋转起来

繁星拼成了万花筒

生锈的铁锚上

眼睛倒映出晕眩的天空

以竖起的书本挡住烛光

手指轻轻衔在口中

在脆薄的寂静里

做半明半昧的梦

..

无题（１）

我探出阳台目送

你走过繁华密枝的小路

等等！你要去很远吗？

我匆匆跑下在你面前停住

你怕吗？

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钮扣

是的我怕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顺着宁静的河湾散步

夜动情而且宽舒

我拽着你的胳膊在堤坡上胡逛

绕过一棵一棵桂花树

你快乐吗？

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

是的快乐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弯身在书桌上

看见了几行蹩脚的小诗

我满脸通红地收起稿纸

你又庄重又亲切地向我祝福：

你在爱着

我悄悄叹了口气

是的爱着

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

献给我的同代人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

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

小窗之歌

放下你的信筏

走到打开的窗前

我把灯掌得高高

让远方的你

能够把我看见

风过早地打扫天空

夜还在沿街拾取碎片

所有的花芽和嫩枝

必须再经一番晨霜

虽然黎明并不遥远

海上的气息

被阻隔在群山那边

但山峰决非有意

继续掠夺我们的青春

他们的拖延毕竟有限

答应我不要流泪

假如你感到孤单

请到窗口来和我会面

相视伤心的笑颜

交换斗争与欢乐的诗篇

在潮湿的小站上

风若有若无

雨三点两点

这是深秋的南方

一位少女喜孜孜向我奔来

又怅然退去

花束倾倒在臂弯

她在等谁呢？

月台空荡荡

灯光水汪汪

列车缓缓开动

在橙色光晕的夜晚

白纱巾一闪一闪……

兄弟我在这儿

夜凉如晚潮

漫上一级级歪歪斜斜的石阶

侵入你的心头

你坐在门槛上

黑洞洞的小屋张着口

蹲在你身后

槐树摇下飞鸟似的落叶

月白的波浪上

小小的金币飘浮

你原属于太阳

属于草原、堤岸、黑宝石的眼眸

你属于暴风雪

属于道路、火把、相扶持的手

你是战士

你的生命铿锵有声

钟一样将阴影从人心震落

风正踏着陌生的步子躲开

他们不愿相信

你还有忧愁

可是兄弟

我在这儿

我从思念中走来

书亭、长椅、苹果核

在你记忆中温暖地闪烁

留下微笑和灯盏

留下轻快的节奏

离去

沿着稿纸的一个个方格

只要夜里有风

风改变思绪的方向

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

要求着和声

我就回来

在你肩旁平静地说

兄弟我在这儿

.

赠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月光流荡的舷边

在那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地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又漫过了

你的堤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中秋夜

海岛八月中秋

芭蕉摇摇

龙眼熟坠

不知有花朝月夕

只因年来风雨见多

当激情招来十级风暴

心不知在哪里停泊

道路已经选择

没有蔷薇花

并不曾后悔过

人在月光里容易梦游

渴望得到也懂得温柔

要使血不这样奔流

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

要有坚实的肩膀

能靠上疲惫的头

需要有一双手

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

尽管明白

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

留多少给自己

就有多少忧愁

.

周末晚上

风狂吹

夜松开把持

眩然沉醉

两岸的灯光在迷乱中

形成一道颤抖的光辉

仿佛有

无数翅膀扇过头顶

一再纵恿我们

从这块山岩上起飞

不亲爱的

仅仅有风是不够的

不要吻着我结疤的手指

落下怜惜的眼泪

也不必试图以微笑

掩饰一周来的辛劳与憔悴

让我们对整个喧嚣与沉默的

世界

或者拥有或者忘记

.

珠贝大海的眼泪

在我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一粒珠贝

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

当波涛含恨离去

在大地雪白的胸前哽咽

它是英雄眼里灼烫的泪

也和英雄一样忠实

嫉妒的阳光

终不能把它化作一滴清水；

当海浪欢呼而来

大地张开手臂把爱人迎接

它是少女怀中的金枝玉叶

也和少女的心一样多情

残忍的岁月

终不能叫它的花瓣枯萎

它是无数拥抱

无数泣别

无数悲喜中

被抛弃的最崇高的诗节；

它是无数雾晨

无数雨夜

无数年代里

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

撒出去

失败者的心头血

矗起来

胜利者的纪念碑

它目睹了血腥的光荣

它记载了伟大的罪孽

它是这样伟大

它的花纹它的色彩

包罗了广渺的宇宙

概括了浩瀚的世界；

它是这样渺小如我的诗行一样素洁

风凄厉地鞭打我

终不能把它从我的手心夺回

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

在我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了一粒珠贝……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神女峰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优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为盼望远天的杳鹤

而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眠钟

向往的钟

一直

不响

音阶如鸟入林

你的一生有许多细密的啁啾

卜告走来走去

敲破人心那些缺口的扑满

倒出一大堆攒积的唏嘘

一次用完

怀念的手指不经许可

伸进你的往事摸索

也许能翻出一寸寸断弦

细细排列

这就是那钟吗

人在黑框里愈加苍白

凤凰木在雨窗外

兀自

嫣红

年夏

禅宗修习地

坐成千仞陡壁

面海

送水女人蜿蜒而来

脚踝系着夕阳

发白的草迹

铺一匹金色的软绸

你们只是浇灌我的影子

郁郁葱葱的是你们自己的愿望

风纹过天空

金色银色的小甲虫

抖动纤细的触须、纷纷

在我身边折断

不必照耀我星辰

被尘世的磨坊研碎过

我重聚自身光芒返照人生

面海

海在哪里

回流于一支日本铜笛的

就是这里

无色无味无知无觉的水吗

再坐

坐至寂静满盈

看一茎弱草端举群山

长嘘一声

胸中沟壑尽去

遂

还原为平地

雪花的快乐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残诗

怨谁？

怨谁？

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

锁上；

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光滑

赶明儿

唉 石缝里长草

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

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著白肚鼓著眼

不浮著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

会跟著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

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

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沙扬挪拉一首①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变与不变

树上的叶子说：

这来又变样儿了

你看

有的是抽心烂有的是卷边焦！

可不是

答话的是我自己的心：

它也在冷酷的西风里褪色凋零

这时候连翩的明星爬上了树尖；

看这儿

它们仿佛说：

有没有改变？

看这儿

无形中又发动了一个声音

还不是一样鲜明？

－－－插话的是我的魂灵

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半夜深巷琵琵

又被它从睡梦中惊醒

深夜里的琵琶！

是谁的悲思

是谁的手指

像一阵凄风

像一阵惨雨

像一阵落花

在这夜深深时

在这睡昏昏时

挑动着紧促的弦索

乱弹着宫商角徵

和着这深夜荒街

柳梢头有残月挂

阿半轮的残月

像是破碎的希望他

他 头戴一顶开花帽

身上带着铁链条

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

疯了似的笑

完了他说吹糊你的灯

她在坟墓的那一边等

等你去亲吻

等你去亲吻

等你去亲吻！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黄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

有人说翘着尾尖

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 像是春光

火焰像是热情

等候它唱

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

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

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我不知道风

－－－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残春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全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

在那山道旁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濛濛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时机？

露沾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为什么迟疑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这山道旁在这雾盲的朝上?

收集了勇气向着她我旋转身去：

但是啊为什么她这满眼凄惶了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

水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

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

在这浓雾里在这凄清的道旁！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阔的海

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只巨大的纸鹞

上天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风；

我只要一分钟

我只要一点光

我只要一条缝－－

象一个小孩子爬伏在一间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边不死的一条缝

一点光一分钟

献词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情死

玫瑰压倒群芳的红玫瑰昨夜的雷雨原来是你发出的信

号真娇贵的丽质！

你的颜色是我视觉的醇醪; 我想走近你但我又不敢

青年！几滴白露在你额上在晨光中吐艳

你颊上的笑容定是天上带来的；可惜世界太庸俗不能供

给他们常住的机会你的美是你的运命！

我走近来了；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一—我是你

的俘虏！

你在那里微笑我在这里发抖

你已经登了生命的峰极你向你足下望一个天底的深

潭：

你站在潭边我站在你的背后一—我你的俘虏

我在这里微笑！你在那里发抖

丽质是命运的命运

我已经将你禽捉在手内：我爱你玫瑰！

色、香、肉体、灵魂、美、迷力尽在我掌握之中

我在这里发抖你笑

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销我爱你！

花瓣、花萼、花蕊花刺、你我—一多么痛快啊！一—

尽胶结在一起！一片狼藉的猩红两手模糊的鲜血

玫瑰！我爱你！

月下待杜鹃不来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月儿你休学新娘羞

把锦被掩盖你光艳首

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

听远村寺塔的钟声

象梦里的轻涛吐复收

省心海念潮的涨歇

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

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我等候你

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还不来？ 希望

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秒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

我要你要得我心里生痛

我要你火焰似的笑

要你灵活的腰身

你的发上眼角的飞星；

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像一座岛

在蟒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在浮沉……

喔我迫切的想望

你的来临想望

那一朵神奇的优昙

开上时间的顶尖！

你为什么不来忍心的！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教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这也许是痴竟许是痴

我信我确然是痴；

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

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都甘愿；

这不仅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只地穴里的鼠一条虫

我还是甘愿！

痴到了真是无条件的

上帝也无法调回一个

痴定了的心如同一个将军

有时调回已上死线的士兵

枉然一切都是枉然

你的不来是不容否认的实在

虽则我心里烧着泼旺的火

饥渴着你的一切

你的发你的笑你的手脚；

任何的痴想与祈祷

不能缩短一小寸

你我间的距离！

户外的昏黄已然

凝聚成夜的乌黑

树枝上挂着冰雪

鸟雀们典去了它们的啁啾

沉默是这一致穿孝的宇宙

钟上的针不断的比着

玄妙的手势像是指点

像是同情像的嘲讽

每一次到点的打动我听来是

我自己的心的

活埋的丧钟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天神似的英雄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

这百合是一从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石隙

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

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

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剌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着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起造一座墙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这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这年头活着不易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得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象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头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惨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芝加哥

新大陆的大蜘蛛雄踞在

密网的中央吞食着天文数字的小昆虫

且消化之以它的毒液

而我扑进去我落入网里

一只来自亚热带的

难以消化的

金甲虫

文明的群兽摩天大楼压我们

以立体的冷淡以阴险的几何图形

压我以数字后面的许多零

压我压我但压不断

飘逸于异乡人的灰目中的

西望的地平线

迷路于钢的大峡谷中日落得更早

（他要赴南中国海黎明的野宴）

钟楼的指挥杖挑起了黄昏的序曲

幽渺地自蓝得伤心的密根歇底沏

爵士乐拂来时街灯簇簇地开了

色斯风打着滚疯狂的世纪构发了

罪恶在成熟夜总会里有蛇和夏娃

而黑人猫叫着将上帝溺死在杯里

而历史的禁地严肃的艺术馆前

巨壁上的波斯人在守夜

盲目的石狮子在守夜

槛楼的时代逡巡着不敢踏上它

高高的石级

而十九世纪在醒着文艺复兴在醒着

德拉克鲁瓦在醒着罗丹在醒着

许多灵魂在失眠着耳语着听着

听着

门外二十世纪崩溃的喧嚣

我之固体化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

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

常保持零下的冷

和固体的硬度

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

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

很爱玩虹的滑梯

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

我结晶了透明且硬

且无法自动还原

西螺大桥

矗然钢的灵魂醒着

严肃的静铿锵着

西螺平原的海风猛撼着这座

力的图案美的网猛撼着这座

意志之塔的每一根神经

猛撼着而且绝望地啸着

而铁钉的齿紧紧咬着铁臂的手紧紧握着

严肃的静

于是我的灵魂也醒了我知道

既渡的我将异于

未渡的我我知道

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

此岸的我

但命运自神秘的一点伸过来

一千条欢迎的臂我必须渡河

面临通向另一个世界的

走廊我微微地颤抖

但西螺平原的壮阔的风

迎面扑来告我以海在彼端

我微微地颤抖但是我

必须渡河！

矗立着庞大的沉默

醒着钢的灵魂

..

附注：三月七日与夏菁同车北返将渡西螺大桥停车摄影多帧守桥警员向我借望远

镜窥望桥的彼端良久且说：守桥这么久一直还不知那一头是什么样子呢！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

太阳升火月亮沉珠

哪一波是捉月人？

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

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

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

当我老去千尺白发飘

该让我曳着离骚

袅袅的离骚曳我归去

汩罗采石矶之间让我游泳

让不朽的大江为我涤罪

冰肌的江水祝我永生

恰似母亲的手指孩时

呵痒轻轻那样的触觉

大江东去千唇千靥是母亲

舔我轻轻吻我轻轻

亲亲我赤裸之身

仰泳的姿态是吮吸的资态

源源不绝五千载的灌溉

永不断奶的圣液这乳房

每一滴都甘美也都悲辛

每一滴都从昆仑山顶

风里霜里和雾里

幕 旷旷神话里走来

大江东去龙 平媒 向太阳

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

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

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

胜者败败者胜高低同样是浪潮

浮亦永恒沉亦永恒

顺是永恒逆是永恒

俯泳仰泳都必须追随

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

侧左滔滔在左耳

侧右滔滔在右颊

侧侧转转

挥刀不断

失眠的人头枕三峡

白玉苦瓜

故宫博物馆藏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醒自歉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再是色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想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满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角 不断向外膨胀

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侯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 仲橘？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慈悲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鞋踩过马蹄踩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

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生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 成果而甘

中元夜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月是情人和鬼的魂魄月色冰冰

燃一盏青焰的长明灯

中元夜鬼也醒着人也醒着

人在桥上怔怔地出神

伸冷冷的白臂桥栏拦我

拦我捞李白的月亮

月亮是幻水中月是幻中幻何况

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

可怜可怜七夕是碧落的神话

落在人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

寄在碧落而中元

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

如果你玄衣飘飘上桥来如果

你哭在奈何桥上你哭

如果你笑在鹊桥在你笑

我们是鬼故事还是神话的主角？

终是太阳浸侵幽光柔若无棱

飘过来云飘过去云

恰似青烟缭绕着佛灯

桥下磷磷桥上磷磷我的眸想亦磷磷

月是盗梦的怪精今夕回不回去？

彼岸魂挤此岸魂挤

回去的路上魂魄在游行

而水在桥下流着泪在桥上流

五陵少年

台风季 巴士峡的水族很拥挤

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黄河太冷 需要渗大量的酒精

浮动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谱

喂！ 再来杯高梁

我的怒中有燧人氏 泪中有大禹

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

传说祖父射落了九支太阳

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

听见没有？ 来一瓶高粱

千金裘在拍黄行的橱窗 挂著

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

再没有周末在西门町等我

於是枕头下孵一窝武侠小说

来一瓶高梁哪 店小二

火 浴

一种不灭的向往 向不同的元素

向不同的空间 至热 或者至冷

不知该上升 或是该下降

该上升如凤凰 在火难中上升

或是浮於流动的透明 一氅天鹅

一片纯白的形象 映著自我

长颈与丰躯 全由弧线构成

有一种欲望 要洗濯 也需要焚烧

净化的过程 两者 都需要

沉淀的需要沉淀 飘扬的 飘扬

赴水为禽 扑火为鸟 火鸟与水禽

则我应选择 选择哪一种过程

西方有一只天鹅 游泳在冰海

那是寒带 一种超人的气候

那□冰结寂寞结冰

寂是静止的时间 倒影多完整

曾经 每一只野雁都是天鹅

水波粼粼 似幻亦似真 在东方

在炎炎的东 有一只凤凰

从火中来的仍回到火中

一步一个火种 蹈著烈焰

烧死鸦族 烧不死凤雏

一羽太阳在颤动的永□□上升

清者自清 火是勇士的行程

光荣的轮回是灵魂 从元素到元素

白孔雀 天鹅 鹤 白衣白扇

时间静止 中间栖著智士 隐士

永□流动 永□的烈焰

涤净勇士的罪过 勇士的血

则灵魂 你应该如何选择

你选择冷中之冷或热中之热

选择冰海或是选择太阳

有洁癖的灵魂啊□是不洁

或浴於冰或浴於火都是完成

都是可羡的完成 而浴於火

火浴更可羡 火浴更难

火比水更透明 比火更深

火啊 永生之门 用死亡拱成

用死亡拱成 一座弧形的挑战

说 未拥抱死的 不能诞生

是鸦族是凤裔决定在一瞬

一瞬间 □火的那种意志

千杖交笞 接受那样的极刑

向交诟的千舌坦然大呼

我无罪！ 我无罪！ 我无罪！ 烙背

黥面 我仍是我 仍是

清醒的我 灵魂啊 醒者何辜

张扬燃烧的双臂 似闻远方

时间的飓风在啸呼我的翅膀

毛发悲泣 骨骸呻呤 用自己的血液

煎熬自己 飞 凤雏 你的新生

乱曰：

我的歌是一种不灭的向往

我的血沸停腾 为火浴灵魂

蓝墨水中 听 有火的歌声

扬起 死後更清晰 也更高亢

星之葬

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 夏斟得太满

萤火虫的小宫灯做著梦

梦见唐宫 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

梦见另一个夏夜 一颗星的葬礼

梦见一闪光的伸延与消灭

以及你的惊呼 我的回顾 和片刻的愀然无语

风 铃

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个人的名字

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吗？

这是寂静的脉搏 日夜不停

你听见了吗 叮咛叮咛咛？

这恼人的音调禁不胜禁

除非叫所有的风都改道

铃都摘掉 塔都推倒

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

敲叩著一个人的名字

纱 帐

小时候的仲夏夜啊

稚气的梦全用白纱来裁缝

圆顶的罗帐轻轻地斜下来

星云□□的纤洞细孔

仰望著已经有点催眠

而捕梦之网总是密得

飞不进一只嗜血的刺客

黑衫短剑的夜行者

只好在外面嘤嘤地怨吟

却竦得放进月光和树影

几声怯怯的虫鸣

一缕禅味的蚊香

招人入梦 向幻境蜿蜒

一睁眼

赤红的火霞已半床

寄给画家

他们告诉我 今年夏天

你或有远游的计划

去看梵谷或者徐悲鸿

带著画架和一头灰发

和豪笑的四川官话

你一走台北就空了 吾友

长街短巷不见你回头

又是行不得也的雨季

黑伞满天 黄泥满地

怎麽你不能等到中秋？

只有南部的水田你带不走

那些土庙 那些水牛

而一到夏天的黄昏

总有一只 两只白鹭

彷佛从你的水墨画图

记起了什麽似的 飞起

第三季

第三季 第三季属於箫与竖笛

那比丘尼总爱在葡萄架下

数她的念珠串子

紫色的喃喃 叩我的窗子

太阳哪 太阳是迟起的报童

扔不进什麽金色的新闻

我也不能把忧郁

扔一只六足昆虫的尸骸那样

扔出墙去

当风像一个馋嘴的野男孩

掠开长发 要找谁的圆颈

我欲登长途的蓝驿车

向南 向犹未散场的南方

等你 在雨中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著黄昏 隔著这样的细雨

永恒 刹那 刹那 永恒

等你 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 等你 在刹那 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 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 我会说 小情人

诺 这只手应该采莲 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 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著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　忽然你走来

步雨後的红莲 翩翩 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中 有韵地 你走来

乡 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後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後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圆通寺

大哉此镜 看我立其湄

竟无水仙之倒影

想花已不黏身 光已畅行

比丘尼 如果青钟铜扣起

听一些年代滑落苍苔

自盘得的圆颅

塔顶是印度的云 塔顶是母亲

启古灰匣 可窥我的脐带

联系的一切 曾经

母亲在此 母亲不在此

释迦在此 释迦不在此

释迦恒躲在碑的反面

佛在唐 佛在敦煌

诺 佛就坐在那婆罗树下

在摇篮之前 棺盖之後

而狮不吼 而钟不鸣 而佛不语

数百级下 女儿的哭声

唤我回去 回後半生

鼎湖的神话

用的是盘古公公的钢斧

劈出昆仑山的那一柄

蛀的是老酋长轩辕的乌号

射穿蚩尤的那一张

涿鹿涿鹿在甲骨文里

雪人在世界的屋脊上拾到

鹏的遗羽 当黄河改道

乾河床上赫然有麒麟的足印

五百年过去後还有五百年

喷射云中飞不出一只凤凰

龙被证实为一种看云的爬虫

表弟们 据说我们是射日的部落

有重瞳的酋长 有彩眉的酋长

有马喙的酋长 卵生的酋长

不信你可以去问彭祖

彭祖看不清仓颉的手稿

去问老子 老子在道德经里直霎眼睛

去问杞子 杞子躲在防空洞里

拒绝接受记者的访问

早该把古中国捐给大英博物馆

表弟们 去撞倒的不周山下

坐在化石上哭一个黄昏

把五彩石哭成缤纷的流星雨

而且哭一个夜 表弟们

把盘古的眼睛哭成月蚀

而且把头枕在山海经上

而且把头枕在嫘祖母的怀里

而且续五千载的黄梁梦 在天狼星下

梦见英雄的骨灰在地下复燃

当地上踩过奴隶的行列

戏李白

你曾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阴山动

龙门开

而今反从你的句中来

惊涛与豪笑

万里涛涛入海

那轰动匡卢的大瀑布

无中生有

不止不休

黄河西来 大江东去

此外五千年都已沉寂

有一条黄河 你已够热闹的了

大江 就让给苏家那乡弟吧

天下二分

都归了蜀人

你踞龙门

他领赤壁

招魂的短笛

魂兮归来母亲啊东方不可以久留

诞生台风的热带海

七月的北太平洋气压很低

魂兮归来母亲啊南方不可以久留

太阳火车的单行道

七月的赤道灸行人的脚心

魂兮归来母亲啊北方不可以久留

驯鹿的白色王国

七月里没有安息夜只有白昼

魂兮归来母亲啊异国不可以久留

小小的骨灰匣梦寐在落地窗畔

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

归来啊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

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

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

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

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

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

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

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黄昏

倘若黄昏是一道寂寞的关

西门关向晚霞的

匆匆的鞍上客啊为何

不见进关来只见出关去？

而一出关去就中了埋伏

晚霞一翻全变了黑旗

再回头西门已闭

几度想问问蝶上的边卒

只见蝙蝠在上下扑打着

噢一座空城

夜色如网

你知道夜色迷离是怎样来袭的吗？

从海上？一盏渔火接一盏渔火？

从陆上？一柱路灯接一柱路灯？

从风上？一只归鸟接一只归鸟？

恢恢的天网疏而不漏

撒网的手向无中生有

你知道是怎样放怎样收的吗？

看坡下斜斜的一行马尾松

须发蓬茸背光的姿态

愈来愈暧昧也愈朦胧

面海的那扇长窗

正要说暮色来了

忽然一变色

说夜色来了

说灰茫茫的天网无所遗漏

正细孔密洞在收口

无论你在天涯的什么半岛

地角的什么楼

寻李白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春天遂想起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蜒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

（那场战争是够美的）

逃了西施

失踪了范蠡

失踪在酒旗招展的

（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

乾隆皇帝的江南

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太湖滨一渔港想起

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

（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

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

就那么任伊老了

任伊老了在江南

（喷射云三小时的江南）

即使见面她们也不会陪我

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

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

在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江南的杏花村

（借问酒家何处）

何处有我的母亲

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

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喊我在海峡这边

喊我在海峡那边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多亭的

江南多风筝的

江南啊钟声里

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

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江南

月光光

月光光月是冰过的砒霜

月如砒月如霜

落在谁的伤口上？

恐月症和恋月狂

迸发的季节月光光

幽灵的太阳太阳的幽灵

死星脸上回光的反映

恋月狂和恐月症

祟着猫祟着海

祟着苍白的美妇人

太阴下夜是死亡的边境

偷渡梦偷渡云

现代远古代近

恐月症和恋月狂

太阳的膺币铸两面侧像

海在远方怀孕今夜

黑猫在瓦上诵经

恋月狂和恐月症

苍白的美妇人

大眼睛的脸贴在窗上

我也忙了一整夜把月光

掬在掌注在瓶

分析化学的成份

分析回忆分析悲伤

恐月症和恋月狂月光光

蛛网

暮色是一只诡异的蜘蛛

蹑水而来袭

复足暗暗地起落

平静的海面却不见踪迹

也不知要向何处登陆

只知道一回顾

你我都已被擒

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里去了

布谷

阴天的笛手用叠句迭迭地吹奏

嘀咕嘀咕嘀咕

苦苦呼来了清明

和满山满谷的雨雾

那低回的永叹调里

总是江南秧田的水意

当蝶伞还不见出门

蛙鼓还没有动静

你便从神农的古黄历里

一路按节气飞来

躲在野烟最低迷的一角

一声声苦催我归去

不如归去吗你是说不如归去？

归那里去呢笛手我问你

小时候的田埂阡阡连陌陌

暮色里早已深深地陷落

不能够从远处伸来

来接我回家去了

扫暮的路上不见牧童

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

你是水墨画也画不出来的

细雨背后的那种乡愁

放下怀古的历书

我望着对面的荒山上

礼拜天还在犁地的两匹

悍然牛吼的挖土机

所谓永恒

所谓永恒

岂非是怕鬼的夜行人

用来壮胆的一句口令

在吹熄火把的黑风里

向前路的过客

或后路的来人

间或远远打一声招呼

暗传一个动人的传说

说是有一座不夜城

野花绽蕊迸放的千灯

边界一过赫然就在望

从不可逼视的中央广场

迎面激射而来的

那路原来是一道光

狗尾草

总之最后谁也辩不过坟墓

死亡是唯一的永久地址

譬如吊客散后殡仪馆的后门

朝南又怎样？

朝北又怎样？

那柩车总显出要远行的样子

总之谁也拗不过这桩事情

至于不朽云云

或者仅仅是一种暗语为了夜行

灵或者不灵相信或者不相信

最后呢谁也不比狗尾草更高

除非名字上升象星象去看齐

去参加里而克或者李白

此外

一切都留在草下

名字归名字骷髅归骷髅

星归星蚯蚓归蚯蚓

夜空下如果有谁呼唤

上面有一种光

下面有一只蟋蟀

隐隐象要回答

问烛

偶然在停电的晚上

一截白蜡烛有心伴我

去探久已失落的世界

看它殷勤带路的姿势

和眷眷照顾着我的清光

是那样熟悉而可亲

不免令人怀疑

它就是小时後巴山夜雨

陪我念书到梦的边缘

才黯然化烟而去的那枝

每一截蜡烛有一段故事

用蕊心细细地诉给火听

桌上的那一截真的就是

四十年前相望的那枝？

真的就是吗烛啊我问你

一阵风过你轻轻地摇头

有意无意地像在说否

有意无意地又像在说是

就算你真是从前的那截

在恍然之间被我认出

又怎能指望在摇幻的光中

你也认得出这就是我

认出眼前咳这陌生的白发

就是当日乌丝的少年？

对灯

值得活下去的晚年无论多孤单

必须醒着的深夜就像今晚

当浑然的涛声把不安的世界

轻轻摇成了一梦：港内的船

山下的街道临室的妻

案上的鼾息应着水上的风声

可幸还留下这一盏灯

伴我细味空空的长夜

无论这一头白发的下面

还压着多少激怒与哀愁

这不肯放手的右手 当一切

都已经握不住了 尤其是岁月

还想乘筋骨未钝腕血未冷

向命运索取来此的意义

而你 灯啊 总是照顾在近旁

青睐脉脉三尺的温馨

凡我要告诉这世界的秘密

无论笔触多麽的轻细

你都认为是紧要的耳语

不会淹没於鼾声 风

更保证 当最後我也睡下

你仍会亮在此地 只为了

守在梦外 要把我的话

传给必须醒着的人

中元月

水银的月光浸满我一床

是童年派来寻我的吗？

为了遗失的什麽东西？

我却是怎麽也想不起

只见暧昧的眼光里一截手臂

是我的吗沉落在水底

有待考证的一段古迹

清辉如此珍贵要是就酣岁

岂非辜负了婵娟犯了雅罪？

猛然我朝外一个翻身

和满月撞了个照面

避也避不及的隐失啊

一下子撞破了几件？

更可惊的看哪是月光

竟透我而过不留影子

我听见童年在外面叫我

树影婆娑我推窗而应

一阵风将我挟起

飘飘然向着那一镜鬼月

一路吹了过去

下次的约会

临别殷勤重寄词 词中有誓两心知

当我死时你的名字如最后一瓣花

自我的唇上飘落你的手指

是一串串钥匙玲玲珑珑

握在我手中让我开启

让我豁然开启哪一扇门？

握你的手而死是幸运的

听你说你仍爱我听你说

凤凰死后还有凤凰

春天死后还有春天但至少

有一个五月曾属于我们

每一根白发仍为你颤抖每一根潇骚

都记得旧时候记得

你踩过的地方绽几朵红莲

你立的地方喷一株水仙

你立在风中裙也翩翩发也翩翩

覆你的耳朵于我的胸膛

听我的心说它倦了倦了

它已经逾龄为甄甄啊甄甄

它跳得太强烈跳得太频

爱情给它太重的负荷爱情

爱情的一端在此另一端

在原始 上次约会在蓝田

再上次在洛水之滨

在洪荒在沧海在星云的叆叆

在记忆啊记忆之外另一端爱情

下次的约会在何处在何处？

你说呢你说我依你

（你可相信轮回你可相信？）

死亡的黑袖挡住我看不清楚可是

嗯我听见了我一定去

永远我等

如果早晨听见你倾吐最美的

那动词如果当晚就死去

我又何惧？当我爱时

必爱得凄楚若不能爱得华丽

你的美无端地将我劈伤今夏

只要伸臂便有奇迹降落

在摊开的手掌便有你的降落

在我的掌心莲的掌心

例如夏末的黄昏面对满池清芬

面对静静自燃的灵魂

究竟哪一朵哪一朵会答应我

如果呼你的小名？

只要池中还有只要夏日还有

一瓣红艳又何必和你见面？

莲是甄甄的小名莲即甄甄

一念甄甄见莲即见人

只要心中还有只要梦中还有

还有一瓣清馨即夏已弥留

即满地残梗即漫天残星不死的

仍是莲的灵魂

永远我等你分唇启齿吐那动词

凡爱过的远不遗忘反受过伤的

永远有创伤我的伤痕

红得惊心烙莲花形

秦俑

临潼出土战士陶俑

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

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

如果钲鼓突然间敲起

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

向两千年前的沙场奔去

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如果你突然睁眼威武闪动

胡髭翘着骁悍与不驯

吃惊的观众该如何走避？

幸好你仍是紧闭着双眼似乎

已惯於长年阴间的幽暗

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

如果你突然开口浓厚的秦腔

又兼古调谁能够听得清楚？

隔了悠悠这时光的河岸

不知有汉更无论後来

你说你的咸阳吗我呢说我的西安

事变谁能说得清长安的棋局？

而无论你的箭怎样强劲

再也射不进桃花源了

问今世是何世吗我不能瞒你

始皇的帝国车同轨书同文

威武的黑旗从长城飘扬到交址

只传到二世便留下了你战士

留下满坑满谷的陶俑

严整的纪律浩荡六千兵骑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慷慨的歌声里追随着祖龙

统统都入了地下不料才叁？ 外面不再是姓嬴的天下

不再姓嬴从此我们却姓秦

秦哪秦哪番邦叫我们

秦哪秦哪黄河清过了几次？

秦哪秦哪哈雷回头了几回？

黑漆漆禁闭了两千年後

约好了你们在各地出土

在博物馆中重整队伍

眉目栩栩肃静无哗的神情

为一个失踪的帝国作证

而喧嚷的观众啊我们

一转眼也都会转入地下

要等到哪年啊哪月啊才出土

啊不能我们是血肉之身

转眼就朽去像你们陪葬的贵人

只留下不朽的你们六千兵马

潼关已陷唉咸阳不守

阿房宫的火灾谁来抢救？ 只留下

再也回不去了的你们成了

隔代的人质永远的俘虏

叁缄其口岂止十二尊金人？

始作俑者谁说无後呢你们正是

最尊贵的後人不跟始皇帝遁入过去

却跟徐福的六千男女

奉派向未来探讨长生

风铃

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 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

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吗？

这是寂静的脉搏 日夜不停

你听见了吗 叮咛叮咛咛？

这恼人的音调禁不胜禁

除非叫所有的风都改道

铃都摘掉 塔都推倒

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风铃

叮咛叮咛咛

此起彼落

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

向日葵

木槌在克莉丝蒂的大厅上

going

going

gone

砰然的一响敲下去

三千九百万元的高价

买断了全场紧张的呼吸

买断了全世界惊羡的眼睛

买不回断了一只耳朵

买不回焦了一头赤发

买不回松了一嘴坏牙

买不回匆匆的叁十七岁

木槌举起对着热烈的会场

手枪举起对着寂寞的心脏

断耳going

断耳going

赤发going

坏牙going

恶梦going

羊癫疯going

日记和信going

医师和病床going

亲爱的弟弟啊going

砰然的一声gone

一颗慷慨的心脏

并成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

後记：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梵谷诞辰九十七周年

他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克莉丝蒂拍卖公司卖出

破纪录的高价是美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元

Goinggoinggone是拍卖成交时的吆喝语终而木槌敲下

石器时代

每当我呆呆地立在窗口

对着一只摊开的纤手

拿不出那块宿命的石头

用神秘的篆体

刻下我的名字

证明我就是我

那宿命的顽石

就觉得好奇怪啊

彷佛还是在石器时代

一件笨拙的四方暗器

每天出门要带在袋里

当面亲手的签字还不够

一定要等到顽石点头

窗内的女人才肯罢手

死後要一块石头来认鬼

活着要一块石头来认人

为什麽几千年後

还挣不脱石头的符咒

问你啊袋里的石头

什麽时候你才肯放手？